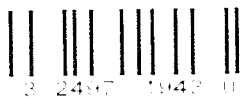


開明活葉文選

冊裝定

配單第	號
共計	冊
每冊	頁



3 2487 1943 0

開 明 文 選 注 釋

張 同 光 宋 雲 彬 蔣 伯 潛 注

已 出 九 冊 每 冊 實 價 一 元

本店爲採用開明活葉文選者便利起見，特請張同光、宋雲彬、蔣伯潛三先生，將印成各篇，加以最詳細最正確之注釋。每篇首題解，次作者及譯者述略，再次正文注釋。一字一典，必詳其音義，究其來歷，無稍含糊。務使教者學者，不必翻尋其他參考書工具書，即可獲得豐富之見識，確當之理解，與他種潦草從事，敷衍塞責，錯誤百出之注釋，完全不同，節省教學者之時間精力，蓋無限量。

上 海 廣 州 北 平 漢 口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上下古今談序

(亦名吳敬恆對世界寺觀祠廟)
作清宣統三年自署法名吳人

吳敬恆

憶戊戌變法之際，朝旨欲卽寺觀爲學校，當時之輿論不相入。曾見一賣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論於市。人曰：『寺觀爲從來所有，烏可議廢者！』嗚呼，從古所有，豈獨寺觀，攘臂怒目，爲從古所有爭者，豈獨賣菜男子。故篤舊而誠一者，非必有所緣，坐解從古所有誤耳。不則賣菜男子，於寺觀爲風馬牛，攘其臂，怒其目，胡爲其不憚煩？

其實大字之內，時時相似而不同，必無從古所有之一物。古之爲義，對今而立。彈指之頃，以正彈指時爲今，則未彈指時可古。惟其如此，故吾人論古之心量，爲廣爲狹，可以遠不相倫。假若賣菜男子，亦如老學究能稍通史事，縱彼別有所蔽，並可爲寺觀左袒，然必不肯言從古所有。極從古所有之弊害，莫可得而盡言。

我生五十載，正所謂一彈指之頃。顧在前二十年，吾耳吾目，驚惶咨訝以爲創有者，竊窺今日青年之態度，淡然漠然，早視爲從古所有習焉相忘。有不然者，止少數沃聞父兄之提命，及多讀斷爛國聞記載者耳。夫曰從古所有若寺觀類者，輕重尙少，設或推諸

庶事，以強者憑陵之權利，許爲從古所有，或以弱者奴隸之義務，亦安爲從古所有，則優劣之天演，忽焉而行乎其間。由微之著，爲存爲亡，禍福大矣！從子家推海從古所有三形書

雖然，二十年之短時，或有或非有，尙不能無所提命，無所記載，則求賣菜男子，能得老學究之智識，一部十七史雖繁，不能不從頭說起。因是去歲銷夏，卽思以無足重輕之文章，成一中國六千年史談之小說。旣而乃悟老學究誠較通達，必可不言寺觀爲從古所有，然彼仍不能與知於寺觀與學校之得失，適與賣菜男子表裏相左袒者，其蔽卽蔽於以六千年所有亦稱從古所有而已。上海商務印書館

故欲與今之青年上下於古今，將進之以六千年之近古者，必且先進之以六千年以前之遠古。天人之際，鑿而可溝者，無論爲宇宙，爲星辰，爲日月，皆一一窮其構造，著其系統，是卽所以說明六千年之由來，先使知六合內外，事事物物，無所謂從古所有。此無量數世界變相四卷，所由先史談而脫稿。抄自其所有三頁

且萬物交於吾前，又有所謂向來如此之一說。此卽吾人噓濡於大氣，俯仰於雲物，莫不以爲兩間之現象，無非向來如此。向來如此者，其義猶夫從古所有；而不知風雲雷

題唐人暮雨牧牛圖

朱熹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耜，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爲真牛也。彼其前者卻顧而徐行，後者驥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逐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詎不信然。

延平余無說出視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並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予所嘗趨走焉者也。俯仰存歿，爲之慨然。

漫畫
340

子愷漫畫序

子愷現代浙江西門學人，其父亦名畫家，於時早業歸業浙江第一師範。

夏丙尊

如詩
一曰以承而後
則藝術是
全家保也

新近因了某種因緣，和方外友弘一和尚（在家時姓李，字叔同）聚居了



和尚未出家時，曾是國內藝術界的先輩，披剃以後，專心念佛，見人也但勸念佛，藝術上的話是不談起了的。可是我在這幾日的觀察中，却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

僧人者居寺
中門掛搭

他這次從溫州來寧波，原豫備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華山去的。因為江浙開戰，交通有阻，就在寧波暫止，掛搭於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望他。雲水堂中住着四五十個遊方僧。鋪有兩層，是統艙式的。他住在下層，見了我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說：

『到寧波三日了。前兩日是住在某某旅館（小旅館）裏的。』

『那家旅館不十分清爽罷。』我說。

『很好！臭蟲也不多，不過兩三隻。主人非常待我客氣呢！』

他又和我說了些在輪船統艙中茶房怎樣待他和善，在此地掛搭怎樣舒服等等

的話。

我惘然了。繼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馬湖去小住幾日，他初說再看機會，及我堅請，他也就忻然答應。

行李很是簡單，鋪蓋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馬湖後，在春社裏替他打掃了房間，他就自己打開鋪蓋，先把那粉破的席子丁寧珍重地鋪在床上，攤開了被，再把衣服捲了幾件作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邊洗面去。

『這手巾太破了，替你換一條好嗎？』我忍不住了。

『那裏！還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張開來給我看，表示還不十分破舊。

他是過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飯和兩碗素菜去（他堅說只要一碗的，我勉強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裏所有的原只是些菜蔬白菜之類，可是在他却幾乎是要變色而作的盛饌，丁寧喜悅地把飯划入口裏，鄭重地用箸夾起一塊菜蔬來的那種了不得的神情，我見了幾乎要下歡喜慚愧之淚了！

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樣菜來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鹹得非常的，我

說：

『這太鹹了！』

『好的鹹的也有鹹的滋味，也好的！』

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說飯不必送去，可以自己來喫，且笑說乞食是出家人的本等的話。

『那末逢天雨仍替你送去罷。』

『不要緊！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說出木屐二字時，神情上竟儼然是一種了不得的法寶。我總還有些不安。他又說：

『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我也就無法反對了。

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搭好，粉破的席子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萊蕪好，鹹苦的蔬菜好，跑路好，甚麼都有味，甚麼都了不得。

這是何等的風光啊！宗教上的話且不說，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謂生

丁家
活的艺术化了嗎？人家說他在受苦，我却要說他是享樂。我當見他喫萊菔白菜時那種
愉悅丁寧的光景，我想：萊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實嘗得的了。對於
一切事物，不爲因襲的成見所縛，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這才是真解脫，
真享樂。

藝術的生活，原是觀照享樂的生活。在這一點上，藝術和宗教實有同一的歸趨。凡
爲實利或成見所束縛，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與藝術無緣的人們。真的藝
術，不限在詩裏，也不限在畫裏，到處都有，隨時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現的是詩
人，用形及五彩表現的是畫家。不會做詩，不會作畫，也不要緊，只要對於日常生活有觀
照玩味的能力，無論誰何，都能有權去享受藝術之神的恩寵。否則雖自號爲詩人畫家，
仍是俗物。

與和尚數日相聚，深深地感到這點。自憐囫圇吞棗地過了大半生，平日喫飯着衣，
何曾嘗到過真的滋味！乘船坐車，看山行路，何曾領略到真的情景！雖然願從今留意，但
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經過好好的藝術教養，即使自己有這個心，何嘗有十分把

(3) 此段論藝術生活之真諦

握言之憮然！

正憮然間，子愷來要我序他的漫畫集。記得：子愷的書這類畫，實由於我的慫恿。在這三年中，子愷實畫了不少，集中所收的不過數十分之一。其中含有兩種性質，一是寫古詩詞名句的，一是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古詩詞名句，原是古人觀照的結果，子愷不過再來用畫表出一次，至於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部分，全是子愷自己觀照的表現。前者是翻譯，後者是創作了。畫的好歹且不談，子愷年少於我，對於生活，有這樣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較，不能不羨子愷是幸福者！

子愷為和尚未出家時畫弟子，我序子愷畫集，恰因當前所感，并述及了和尚的近事，這是甚麼不可思議的緣啊！南無阿彌陀佛！

和尙——李處字莊同浙江平湖人才輩蓋世於文字辭劇音外繪畫書法金石無不精到宏留學日本又曾任浙江第一師範校長。

夏中再導現居浙江上虞人。和尙師範校長時，而夏為同中，兩公誼最厚。因緣猶言機念，亦涉及法苑。及那乃外，在自也外，九華山在月際，志陽山在江，浙兩山，氏因十三年，仁蘇督軍商議之，浙江義救會辦事處亦在，取上西地，豔容生能爭，世程論德，此

白馬湖在浙江之縉州，春江白馬湖有春暉亭，亭中多奇石，始富設法春暉亭拓查
創其真故，特為主春社之紀念也。總功誌也。南曲其後，滑合掌稿首曰

南曲，法若，那摩。

祭舅氏黎雪樓先生文

王闔運

嗚呼！釋氏論人，四大合成，當其散時，無影無因。雖則云然，是氣非理。氣則有終，

那摩

理則無止。孔曾顏孟，周程邵張，惟其理存，至今不忘。繼我舅氏，我知不朽。沒後思之，

愈覺寡耦。

生順沒寧，乘化以遊。今日高堂，明日山邱。我未及死，情曷能已。痛念靈輻，

色身

啓期在邇。雪中謀食，負病而行。孰知更病，幾不能生。以舅之故，拚命馳歸。骨立如柴，

吾亦自危。幸撫公棺，是天我憐。所謂理者，止如此焉。吉日至矣，公何踟躕。蒲醅於前，

鑒我病軀。師弟一生，舅甥一世。便此永隔，悠悠天地。嗚呼哀哉！

杜威先生的哲學的基本觀念是：『經驗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應付環境。』但是應付環境有高下的程度不同。許多蛆在糞窖裏滾去滾來，滾上滾下，滾到牆壁，也會轉彎子。這也是應付環境。一個蜜蜂飛進屋裏，打幾個回旋，嘯的一聲直飛向玻璃窗上，頭碰玻璃，跌倒在地；他掙扎起來，還向玻璃窗上飛，這一回小心了，不致碰破頭；他飛到玻璃上，爬來爬去，想尋一條出路；他的『指南針』只是光線，他不懂這光明的玻璃，何以不同那光明的空氣一樣，何以飛不出去！這也是應付環境。一個人出去探險，走進一個無邊無際的大樹林裏，迷了路，走不出來了。他爬上樹頂，用千里鏡四面觀望，也看不出一條出路。他坐下來仔細一想，忽聽得遠遠的有流水的聲音，他忽然想水流必定出山，人跟着水走，必定可以走出去。主意已定，他先尋到水邊，跟着水走，果然走出了危險。這也是應付環境。以上三種應付環境，所以高下不同，正爲知識的程度不同。蛆的應付環境，完全是無意識的作用。蜜蜂能用光線的指導去尋出路，已算是有意識的作用了；但他不

懂得光線有時未必就是出路的記號，所以他碰着玻璃就受窘了。人是有知識能思想的動物，所以他迷路時不慌不忙的爬上樹頂，取出千里鏡，或是尋着溪流，跟着水路出去。人的生活所以尊貴，正爲人有這種高等的應付環境的思想能力。故杜威哲學的基本觀念是：『知識思想是人生應付環境的工具。』知識思想是一種人生日用必不可少

的工具，並不是哲學家的玩意兒和奢侈品。

總括一句話，杜威哲學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樣能使人類養成那種『創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使人應付種種環境充分滿意。換句話說，杜威的哲學的最大目的，是怎樣能使人有創造的思想力。

以上這段說明
何爲杜威的
思想論。

因爲思想在杜威的哲學系統裏佔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現在介紹杜威的思想。

思想究竟是什麼呢？第一，戲臺上說的『思想起來，好不傷慘人也』那個『思想』是回想，是追想，不是杜威所說的『思想』。第二，平常人說的『你不要胡思亂想』，那種『思想』是『妄想』，也不是杜威所說的『思想』。杜威說的思想，是用已知的事物作根

據，由此推測出別種事物或真理的作用。這種作用在論理學書上叫做『推論的作用』(Inference)。推論的作用只是從已知的事物推到未知的事物。有前者作根據，使人對於後者發生信用。這種作用是有根據有條理的思想作用。這纔是杜威所指的『思想』。這種思想有兩大特性：(一)須先有一種疑惑困難的情境做起點。(二)須有尋思搜索的作用，要尋出新事物或新知識來解決這種疑惑困難。譬如上文所舉那個在樹林中迷了路的人，他在樹林裏東行西走，迷了方向，尋不出路子，這便是一種疑惑困難的情境；這是第一個條件。那迷路的人爬上樹頂遠望，或取出千里鏡四望，或尋到流水跟水出山，這都是尋思搜索的作用；這是第二個條件。這兩個條件都很重要。人都知『尋思搜索』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少人知道疑難的境地也是一個不可少的條件。因為我們平常的動作，如喫飯呼吸之類，多是不用思想的動作。有時偶有思想，也不過是東鱗西爪的胡思亂想。直到疑難發生時，方才發生思想推考的作用。有了疑難的問題，便定了思想的目的。這個目的，便是如何解決這個困難。有了這個目的，此時的尋思搜索，便都向着這個目的上去，便不是無目的的胡思亂想了。所以杜威說：『疑難的問題，定思想

思想的意思，『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

杜威的論思想，分作五步說：(一)疑難的境地；(二)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麼地方；(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出來，看那一個假定能較解決這個困難；(五)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

(一)思想的起點是一種疑難的境地——上文說過杜威一派的學者認定思想爲人類應付環境的工具。人類的的生活若是處處沒有障礙，時時方便如意，那就用不着思想了。但是人生的環境常有更換，常有不測的變遷，到了新奇的局面，遇着不曾習慣的事物，從前那種習慣的生活方法，都不中用了。譬如看中國白話小說的人，看到正高興的時候，忽然碰着一段極難懂的話，自然發生一種疑難；又譬如上文那個迷了路的人，走來走去，走不出去，平時的走路本事都不中用了。到了這種境地，我們便尋思：『這句書怎麼解呢？』這個大樹林的出路怎麼尋得出呢？『這件事怎麼辦呢？』這便如何是好呢？』這些疑問便是思想的起點。一切有用的思想，都起於一個疑問符號；一切科

學的發明，都起於實際上或思想界裏的疑惑困難。宋朝的程頤說「學原於思」這話固然不錯，但是懸空講「思」是沒有用的。他應該說：「學原於思，思起於疑。」疑難是思想的第一步。

(二) 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何處。——有些疑難是很容易指定的。例如上文那個人迷了路，他的問題是怎樣尋一條出險的路子，這是很容易指定的。但是有許多疑難，我們雖然覺得是疑難，卻一時不容易指定究竟那一點是疑難的真問題。我且舉一個例。墨子小取篇有一句話：「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初讀的時候，我們覺得「舉也物」三字不可解，是一種疑難。畢沅註墨子，逕說這個「也」字是衍文，刪了便是了。王念孫讀到這裏，覺得畢沅看錯疑難的所在了。因為這句話裏的真疑難，不在一個「也」字的多少，乃在研究這個地方既然跑出一個「也」字來，究竟這個字可以有解說沒有解說。如果先斷定這個「也」字是衍文，那就近於武斷，不是科學的思想了。這一步的工夫，平常人往往忽略過去，以為不必特別提出。杜威以為這一步是很重要的。這一步就同醫生的「脈案」，西醫的「診斷」一般重要。你請一個醫生來看病，你先告訴他說你有點

頭痛，發熱，肚痛……你昨天喫了兩隻螃蟹，又喝了一杯冰忌令，大概是傷了食，這是你胡亂猜想的話，不大靠得住。那位醫生如果是一位好醫生，他一定不睬你說的什麼，他先看你的舌苔，把你的脈，看你的氣色，問你肚子那一塊作痛，大便如何，看你的熱度如何……然後下一個『診斷』斷定你的病究竟在什麼地方。若不如此，他便是犯了武斷不細心的大毛病了。

(三) 提出種種假定的解決方法。——既經認定疑難在什麼地方了，稍有經驗的人，自然會從所有的經驗，知識，學問裏面提出種種的解決方法。例如上文那個迷路的人，要有一條出路，他的經驗告訴他爬上樹頂去望望看；這是第一個解決法。這個法子不行，他又取出千里鏡來四面遠望；這是第二個解決法。這個法子又不行，他的經驗告訴他遠遠的花郎花郎的聲音，是流水的聲音；他的學問又告訴他說，水流必有出路，人跟着水行，必定可以尋一條出路；這是第三個解決法。這都是假定的解決。又如上文所說墨子『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一句，畢沅說『也物』的『也』字是衍文；這是第一個解決。王念孫說『也』字當作『他』字解，『舉也物』即是『舉他物』這是第二個解

決。——這些假定的解決，是思想的最要緊的一部分，可以算是思想的骨幹。我們說某人能思想，其實只是說某人能隨時提出種種假定的意思來解決所遇着的困難。但是我們不可忘記，這些假定的解決，都是從經驗學問上生出來的。沒有經驗學問，決沒有這些假定的解決。有了學問，若不能隨時發生解決疑難的假設，那便成了喫飯的書獃，有學問等於無學問。經驗學問所以可貴，正爲他們可以供給這些假定的解決的材料。

(四)決定那一種假設是適用的解決。——有時候一個疑難的問題，能引起好幾個假設的解決法。卽如上文迷路的例有三種假設，一句墨子有兩種解決法。思想的人，遇着幾種解決法發生時，應該把每種假設所涵的意義一一的演出來：如果用這一種假設，應該有什麼結果？這種結果，是否能解決所遇的疑難？如果某種假設比較起來最能解決困難，我們便可採用這種假設。例如墨子的『舉也物』一句，畢沅的假設是刪去『也』字，如果用這假設，有兩層結果：第一，刪去這個字，成了『舉物而以明之也』，雖可以勉強講得通，但是牽強得很。第二，校勘學的方法最忌『無故衍字』，凡衍一字必須問當初寫書的人何以多寫了一個字；我們雖可以說鈔墨子的人因上下文都有『也』字，所

以無心中多寫了一個『也』字。但是這個『也』字是一個煞尾的字，何以在句中多出這個字來？如此看來，畢沅的假設雖可勉強解說，但是總不能充分滿意。再看王念孫的解說，把『也』字當作『他』字，這也有二層結果：第一，『舉他物而以明之也』，舉他物來說明此物，正是『譬』字的意義。第二，他字本作『它』，古寫像『也』字，故容易互混。既可互混。古書中當不止這一處。再看墨子書中如備城門篇如小取篇的『無也故焉』、『也者同也』，都是『他』字寫作『也』字。如此看來，這個假定解決的涵義，果然能解決本文的疑難，所以應該採用這個假設。

(五)證明——第四步所採用的解決法，還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實可靠，還不能十分確實。必須有實地的證明，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能證實，便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過是一個假定罷了。已證實的假設，能使人信用，便成了『真理』。例如上文所舉墨子書中『舉也物』一句，王念孫能尋出『無也故焉』和許多同類的例來證明墨子書中『他』字常寫作『也』字，這個假設的解決，便成了可信的真理了。又如那個迷路的人，跟着水流果然出了險，他那個假設便成了真正適用的解決法了。這種證明，比較是很容易。

易的。有時候一種假設的意思，不容易證明。因為這種假設的證明所需要的情形平常不容易遇着，必須特地造出這種情形，方才可以試驗那種假設的是非。凡科學上的證明，大概都是這一種，我們叫做「實驗」。譬如科學家葛理賴觀察抽氣筒，能使水升高至三十四英尺，但是不能再上去了。他心想這個大概是因為空氣有重量，有壓力，所以水不能上去了。這是一個假設，不會證實。他的弟子佗里桀利心想如果水的升至三十四英尺，是空氣壓力所致，那麼水銀比水重十三又十分之六倍，只能升高到三十英寸。他試驗起來，果然不錯，那時葛理賴已死了。後來又有一位哲學家柏斯嘉，心想如果佗里桀利的氣壓說不錯，那麼山頂上的空氣，比山腳下的空氣稀得多，拿了水銀管子上山，水銀應該下降。所以他叫他的親戚拿了一管水銀走上劈得東山，水銀果然逐漸低下，到山頂時水銀比平地要低三寸，於是從前的假設，真成了科學的真理了。思想的結果，到了這個地步，不但可以解決面前的疑難，簡直是發明真理供以後的人大家受用，功用更大了。

以上說杜威分析思想的五步。這種說法有幾點很可特別注意：（一）思想的起點，

是實際上的困難，因為要解決這種困難，所以要思想；思想的結果，疑難解決了，實際上的活動照常進行。有了這一番思想作用，經驗就更豐富一些，以後應付疑難境地的本領，就更增長一些。思想起於應用，終於應用；思想是運用從前的經驗，來幫助現在的生活，更預備將來的生活。(二)思想的作用，不單是演繹法，也不單是歸納法；不單是從普通的定理裏面演出個體的斷案，也不單是從個體的事物裏面抽出一個普遍的通則。看這五步，從第一步到第三步，是偏向歸納法的，是先考察眼前的特別事實和情形，然後發生一些假定的通則；但是從第三步到第五步，是偏向演繹法的，是先有了通則，再把這些通則所涵的意義一一演出來，有了某種前提，必然要有某種結果，更用直接或間接的方法，證明某種前提是否真能發生某種效果。懂得這個道理，便知道兩千年來西洋的『法式的論理學』(Formal Logic)單教人牢記 A E I O 等等法式和求同求異等等細則，都不是訓練思想力的正當方法。思想的真正訓練，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經驗，來作假設的來源；使人有批評判斷種種假設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來證明假設的是非真假。

三段說明
非國分新思
想三五步及
其注意點一

杜威一系的哲學家，論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設」。試看上文所說的五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工夫，只是要引起這第三步的種種假設。以下第四第五兩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設演繹出來，加上評判，加上證驗，以定那種假設是否適用的解決法。這第三步的假設是承上起下的關鍵，是歸納法和演繹法的關頭。我們研究這第三步，應該知道這一步在臨時思想的時候，是不可強求的，是自然湧上來，如潮水一樣，壓制不住的。他若不來時，隨你怎樣搔頭抓耳，挖盡心血，都不中用。假使你在大樹林裏迷了路，你腦子裏熟讀的一部穆勒名學或陳文名學講義，都無濟於事，都不能供給你「尋着流水跟着水走出去」的一個假設的解決。所以思想訓練的着手功夫，在於使人有許多活的學問知識。活的學問知識的最大來源，在於人生有意識的活動。從活動事業得來的經驗，是真實可靠的學問知識。這種有意識的活動，不但能增加我們假設意思的來源，還可訓練我們時時刻刻拿當前的問題來限制假設的範圍，不至於上天下地的胡思亂想。還有一層，人生實際的事業，處處是實用的，處處用效果來證實理論，可以養成我們用效果來評判假設的能力，可以養成我們的實驗的態度。養

470 沈默

沈默

周作人

林玉堂先生說，法國一個演說家勸人緘默，成書三十卷，爲世所笑，所以我現在做講沈默的文章，想竭力節省，以原稿紙三張爲度。

提倡沈默從宗教方面講來，大約很有材料，神祕主義裏很看重沈默，美忒林克便首段便明有一篇極妙的文章。但是我並不想這樣做，不僅因爲怕有擁護宗教的嫌疑，實在是沒平日的作法，有這種知識與才力。現在只就人情世故上著眼說一說罷。

沈默的好處第一是省力。中國人說，多說話傷氣，多寫字傷神。不說話不寫字大約是長生之基，不過平常人總不易做到。那麼一時的沈默也就很好，於我們大有裨益。三小時草成一篇宏文，連睡覺的時光都沒有，第三天必要頭痛，演說家在講臺上呼號兩點鐘，雖免口乾喉痛，不值得甚矣。若沈默，則可無此種勞苦——雖然也得不到名聲。沈默的第二個好處是省事，古人說「口是禍門」，關上門，貼上封條，禍便無從發生，「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那口算是「空氣傳染」，又當別論。此其利一。自己想

說服別人，或是有所辯解，照例是沒有什麼影響，而且愈說愈是渺茫，不如及早沈默，雖然不能因此而說服或辯明，但至少是不會增添誤會。又或別人有所陳說，在這面也照例不很能理解，極不容易答復，這時候沈默是適當的辦法之一。古人說不言是最大的沈默，沈默之好處，據我想則在我至少可以藏過不理解，而在他就可理解，這句話或者有深奧的道理，據我想則在我至少可以藏過不理解，而在他就可理解，這句話或者有深奧的道理，據我想則在我至少可以藏過不理解，而在他就可理解，以有猜想被理解了之自由。沈默之好處的好處，此其二。

善良的讀者們，不要以我爲太玩世（Cynical）了罷？老實說，我覺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難——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現自己之真實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樣地難。我們說話作文，聽別人的話，讀別人的文，以爲互相理解了，這是一個聊以自娛的如意的好夢，好到連自己覺到了的時候也還不肯立即承認，知道是夢了却還想在夢境中多流連一刻。其實我們這樣說話作文無非只是想這樣做，想這樣聊以自娛，如其覺得沒有什麼可娛，那麼儘可簡單地停止。我們在門外草地上翻幾個筋斗，想象那對面高樓上的美人看著，（明知她未必看見）很是高興，是一種辦法；反正她不會看見，不翻筋斗了，且臥在草地上看雲罷，這也是一種辦法。兩者都是對的，我這回是在做第二個題

三、設法目罷了。

人更向
互相理解

我是喜翻筋斗的人，雖然自己知道翻得不好。但這也只是不巧妙罷了，未必有什

之難消翻

麼害處，足為世道人心之憂。不過自己的評語總是不大靠得住的，所以在許多知識階

級的道學家看來，我的筋斗都翻得有點不道德，不是這種姿勢足以壞亂風俗，便是這

個主意近於妨害治安。這種情形在中國可以說是意表之內的事，我們也並不想因此

而變更態度，但如民間這種傾向到了某一程度，翻筋斗的人至少也應有想到省力的

時候了。

三張紙已將寫滿，這篇文章應該結束了。我費了三張紙來提倡沈默，因為這是對於

本段沈沈現在中國的適當辦法，——然而這原來只是兩種辦法之一，有時也可以擇取另一辦

法：高興的時候弄點小把戲，『藉資排遣』。將來別一處看有什麼機緣，再來噪聒，也未

可知。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日。

於現代中
周此外又
有一把戲
林特登
年四十一
神祕主義
是一
起越
人的
五官
至於和

想的主義。庚戌亦克——比利時現代詩人戲謔劇家希哲云家。『噪聒』譯作聒耳也

言外幽默
萬高承

沈

默 (周作人)

隔膜

錢耕莘

人與人之中的隔膜，永遠是打不通，去不掉的。太相信得過人，結果就要嘗孤零之苦；太不相信人，也依然要感到世界的孤寂。總而言之，欲求同情於善變化的人類，終是靠不住的幻想。所以我對於在擔子底下奮鬥得筋疲力盡的朋友們的行爲，——逃世而棲隱於山林也，削髮而皈依於佛也，隨萬丈飛瀑而去也，併顏巖而同墮於千仞之深澗也，——吹簫月下，垂釣溪邊，作些不求人知，只圖自娛的詩歌，享受清雅的樂趣也好；焚香念經，刻苦修行，伴古佛青燈而消磨歲月也好；投身碧玉宮中，毀滅有牽有掛的軀殼也好，——走上自私自利的路，始終不表示反對，只覺其情可憫耳！

大約十多年前罷，S城中曾經盛傳過一個名醫的故事——

他出診原來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閨女生急病，來請他了，因為他其時已經鬧得不耐煩，便非一百元不去。他們只得都依他。待去時，却只是草草的一看，說道『不要緊的』，開一張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錢，第二天又來請了。他一到門，只見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藥，好得多了，所以再請你來覆診一回。』仍舊引到房裏，老媽子便將病人的手拉出帳外來。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沒有脈，於是點點頭道，『唔，這病我明白了。』從從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藥方紙，提筆寫道——

『憑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畫押。

『先生，這病看來很不輕了。用藥怕還得重一點罷。』主人在背後說。

『可以』他說。於是另開了一張方——

不過如此

「憑票付英洋貳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畫押。

這樣，主人就收了藥方，很客氣地送他出來了。

我曾經和這名醫周旋過兩整年，因為他隔日一回，來診我的父親的病。那時雖然已經很有名，但還不至于鬧得這樣不耐煩；可是診金却已經是一元四角。現在的都市上，診金一次十元並不算奇，可是那時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張羅的了；又何況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確有些特別，據輿論說，用藥就與衆不同。我不知道藥品，所覺得的，就是「藥引」的難得，新方一換，就得忙一大場。先買藥，再尋藥引。「生姜」兩片，竹葉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碼是蘆根，去到河邊去掘；一到經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尋兩三天。可是說也奇怪，大約後來總沒有購求不到的。

據輿論說，神妙就在這地方。先前有一個病人，百藥無效，待到遇見了什麼葉天士先生，只在舊方上加了一味藥引：梧桐葉。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醫者，意也。」其時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氣。其先百藥不投，今以秋氣動之，以氣感氣，所以……我雖然並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靈藥，一定是很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還要拚了

性命跑進深山裏去採呢。

這樣有兩年，漸漸地熟識，幾乎是朋友了。父親的水腫是逐日利害，將要不能起牀；我對於經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漸失了信仰，採辦藥引似乎再沒有先前一般踴躍了。正在這時候，他有一天來診，問過病狀，便極其誠懇地說——

『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這里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本領比我高。我薦他來看一看，我可以寫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緊的，不過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歡，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轎。進來時，看見父親的臉色很異樣，和大家談論，大意是說自己的病大概沒有希望的了；他因為看了兩年，毫無效驗，臉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難以爲情，所以等到危急時候，便薦一個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脫了干係。但另外有什麼法子呢？本城的名醫，除他之外，實在也只有一个陳蓮河了。明天就請陳蓮河。

陳蓮河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醫的臉是圓而胖的，他卻長而胖了；這一點頗不同。還有用藥也不同。前回的名醫是一個人還可以辦的，這一回卻是一個人

有些辦不妥帖了，因為他一張藥方上，總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

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絃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為難，走進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得，將牠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然而還有『平地木十株』呢，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問藥店，問鄉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臨末纔記起了那遠房的叔叔，愛種一點花木的老人，跑去一問，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紅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稱為『老弗大』。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藥引尋到了，然而還有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尅伏他。清朝的剛毅因為憎恨『洋鬼子』，預備打他們，練了些兵稱作『虎神營』，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這道理。可惜這一種神藥，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離我家就有五里，但這却不像平地木那樣，必須暗中摸索了，陳蓮河先生開方

之後，就懇切詳細地給我們說明。

『我有二種丹，』有一回陳蓮河先生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為舌乃心之靈苗……價錢也並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

我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有一回陳蓮河先生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凡國手，都能夠起死回生的，我們走過醫生的門前，常可以看見這樣的扁額。現在是讓步一點了，連醫生自己也說道：『西醫長于外科，中醫長于內科。』但是S城那時不但沒有西醫，並且誰也還沒有想到天下有所謂西醫，因此無論什麼，都只能由軒轅岐伯的嫡派門徒包辦。軒轅時候是巫醫不分的，所以直到現在，他的門徒就還見鬼，而且巫用術，巫用藥，覺得『舌乃心之靈苗』這就是中國人的『命』，連名醫也無從醫治的。

不肯用靈丹點在舌頭上，又想不出『冤愆』來，自然，單喫了一百多天的『敗鼓皮

丸』有什麼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腫，父親終於躺在牀上喘氣了。還請一回陳蓮河先生，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舊泰然的開了一張方，但已停止敗鼓皮丸不用，藥引也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藥就煎好，灌下去，卻從口角上回了出來。

從此我便不再和陳蓮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時看見他坐在三名轎夫的快轎裏飛一般擡過；聽說他現在還康健，一面行醫，一面還做中醫什麼學報，正在和只長于外科的西醫奮鬪哩。

中西的思想確乎有一點不同。聽說中國的孝子們，一到將要「罪孽深重禍延父母」的時候，就買幾斤人參，煎湯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幾天，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醫學的先生卻教給我醫生的責務道：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但這先生自然是西醫。

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喫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我有時竟至于電光一閃似的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立刻覺得這思想就不該，就是犯了罪。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的，我很愛我的父親，便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

早晨，住在一門裏的衍太太進來了。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說我們不應該空等着。於是給他換衣服，又將紙錠和一種什麼高王經燒成灰，用紙包了給他捏在拳頭裏……

「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衍太太說。

「父親！父親！」我就叫起來。

「大聲！他聽不見。還不快叫！」

「父親！父親！」

他已經平靜下去的臉，忽然緊張了，將眼微微一睜，彷彿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說。

「父親！」

「什麼呢？……不要嚷。……不……不……」他低低地說，又較急地喘着氣，好一會，這纔復

了原狀，平靜下去了。

「父親！」我還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氣。

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於父親的最
大的錯處。

剛毅 字子良 滿州白旗人

(十月七日)

心乃心苗出自養生任、鼻乃心之門、舌共心之苗

高王經

軒轅之安丘在河南新鄭縣、伯是精匠、高王現世音經之踏秘也、現世音救世經

自我曾任和名醫、一至末尾為第二段、此段叙為父親延醫診病的經過及父親得死情形、用夾夾講法、浪刺中醫之妄談、殺人

與陳伯之書

此接降友人之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

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

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

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

猖獗以至於此

名在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

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

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

此段是寬且寵而後降朝廷棄去錫爵用之愈步驟自注

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

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中人痛瘳

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

傳之子孫。將軍獨視顏惜命，馳驅氈裘之長，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燦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攔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此段南燕廢秦均初珠城大營異發亡本不志。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暮春春教語存之務性正并高堂不滿光景相照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辭請識。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崛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止遲頓首。

前奉溫諭，冲挹之懷，悱擊之愛，兩溢言表。私衷感激，不知所酬。卽欲竭其愚誠，有所仰贊。既而復思：簡言之耶？不足以盡所懷；詳言之耶？則萬幾之躬，似不宜曉瀆以勞清聽。且啓超所欲言者，事等於憂天而義存於補闕。誠恐不蒙亮察，或重咎尤。是用吮筆再三，欲陳輒止。會以省親南下，遠睽國門，瞻對之期，不能預計。緬懷平生知遇之感，重以方來世變之憂，公義私情，兩難翫默。故敢卒貢其狂愚，惟大總統垂察焉。

自擬史上書之四

國體問題，已類騎虎。啓超良不欲更爲諫沮，益蹈愆嫌。惟靜觀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慄。友邦責言，黨人構難，雖云膠葛，猶可維防。所最痛憂者，我大總統四年來爲國盡瘁之本懷，將永無以自白於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墮落，而國本卽自此動搖。傳不云乎：「與國人交，止於信。」信立於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結於民，其難猶登天也。明誓數四，口血未乾，一旦而所行盡反於其所言，後此將何以號令天下？民將曰：「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率其趨利之心，何所不至？而吾儕更何所託命者？」夫我大

總統本無利天下之心，啓超或能信之，然何由以盡喻諸遜聽之小民？大總統高拱深宮，所接見者，惟左右近習將順意旨之人，方且飾爲全國一致擁戴之言，相與徼功取寵。而豈知事實乃適相反！卽京朝士夫，燕居偶語，涉及茲事，類皆出以嘲諧輕謔，而北京以外之報紙，其出辭乃至不可聽聞。山陬海澨閭市塵之氓，則皆日皇皇焉若大亂之卽發，於旦夕。夫使僅恃威力而可以祚國也，則秦始皇始隋煬之亂，宜與天無極。若威力之外猶須恃人心以相維繫者，則我大總統今日豈可不瞿然自省，而毅然自持也哉！

或謂既張皇於事前，忽疑沮於中路，將資姍笑，徒損尊嚴。不知就近狀論之，則此數月間之營營擾擾，大總統原未與聞。況以實錄證之，則大總統敝屣萬乘之本懷，旣瞭然無損於尊嚴，軍人素所爲者，若師且功進之，屢矢於天日。今踐高潔之成言，謝非義之勸進，益章盛德，何嫌何疑？或又謂茲議之發，本情不虛解，自軍人強拂其情，懼將解體，啓超竊以爲軍人服從元首之大義，久已共明，夫誰能以一己之虛榮，陷大總統於不義？但使我大總統開誠布公，導之軌物，義正詞嚴，誰敢方命？若今日以民國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輟陳橋之謀，則將來雖以帝國元首之威，又豈必能弭漁陽之變？倒阿授柄，爲患且滋。我大總統素所訓練蓄養之軍人，豈其有此！

昔人有言：「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今也水旱頻仍，殃災沓至。

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盜賊未息。刑罰失中，稅斂繁重。大寒暑雨，民怨沸騰。

內則敵黨蓄力待時，外則強鄰狡焉思啟。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爲衆矢之鵠，舍譬

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長萑苻之志。啓超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

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譽與

中國以俱長，不願中國之曆數隨我大總統而同斬。是用椎心泣血，進此最後之忠言。明

知未必有當高深，然心所謂危而不以聞，則其負大總統也滋甚。見知見罪，惟所命之。

抑啓超猶有數言欲忠告於我大總統者：立國於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

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歸於淘汰。願大總統稍捐復古之念，力爲作新之謀。法者，上下

所共信守，而後能相維於不敝者也。法令一失效力，則民無所措手足；而政府之威信亦

墮。願大總統常以法自繩，毋導吏民以舞文之路。參政權與愛國心，關係至密切。國民不

能容喙於政治，而欲其與國家同體休戚，其道無由。願大總統建設真實之民意機關，涵

養自由發抒之輿論。毋或矯誣遏抑，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中央地方，猶枝與榦。枝條盡

七四角
附函身
具

從彫悴，本幹豈能獨榮？願大總統一面顧念中央威權，一面仍留地方發展之餘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舉國盡由妾婦之道，威逼利誘，靡然趨炎，則國將何以與立？願大總統提倡名節，獎勵廉隅，抑貪競之鄙夫，容骨鯁之善類。則國家元氣，不盡消磨；而緩急之際，猶或有恃矣。
(五) 五段言宜順世勢而漸流，設置民意機關，以發展民氣，則三愛國心，不可廢也。利誘從天下，以妾婦之道，致緩急無恃。

以上諸節，本屬常談。以大總統之明，豈猶見不及此？願猶拳拳致詞者，在啓超芹曝之獻，未忍遏其微誠。在大總統藥石之投，應不厭於常御。伏維采納，何幸如之？去闕日遠，趨觀無期。臨書惻愴，墨與淚俱！
(六) 有所謂獻身之陳詞，(七) 藥石為意，(八) 廷花

木也希宜納陳，遂以全大局
(九) 奉之懇云之意，(十) 芹曝三獻，(十一) 祀人，(十二) 華子石，(十三) 華子石，(十四) 華子石，(十五) 華子石，(十六) 華子石，(十七) 華子石，(十八) 華子石，(十九) 華子石，(二十) 華子石，(二十一) 華子石，(二十二) 華子石，(二十三) 華子石，(二十四) 華子石，(二十五) 華子石，(二十六) 華子石，(二十七) 華子石，(二十八) 華子石，(二十九) 華子石，(三十) 華子石，(三十一) 華子石，(三十二) 華子石，(三十三) 華子石，(三十四) 華子石，(三十五) 華子石，(三十六) 華子石，(三十七) 華子石，(三十八) 華子石，(三十九) 華子石，(四十) 華子石，(四十一) 華子石，(四十二) 華子石，(四十三) 華子石，(四十四) 華子石，(四十五) 華子石，(四十六) 華子石，(四十七) 華子石，(四十八) 華子石，(四十九) 華子石，(五十) 華子石，(五十一) 華子石，(五十二) 華子石，(五十三) 華子石，(五十四) 華子石，(五十五) 華子石，(五十六) 華子石，(五十七) 華子石，(五十八) 華子石，(五十九) 華子石，(六十) 華子石，(六十一) 華子石，(六十二) 華子石，(六十三) 華子石，(六十四) 華子石，(六十五) 華子石，(六十六) 華子石，(六十七) 華子石，(六十八) 華子石，(六十九) 華子石，(七十) 華子石，(七十一) 華子石，(七十二) 華子石，(七十三) 華子石，(七十四) 華子石，(七十五) 華子石，(七十六) 華子石，(七十七) 華子石，(七十八) 華子石，(七十九) 華子石，(八十) 華子石，(八十一) 華子石，(八十二) 華子石，(八十三) 華子石，(八十四) 華子石，(八十五) 華子石，(八十六) 華子石，(八十七) 華子石，(八十八) 華子石，(八十九) 華子石，(九十) 華子石，(九十一) 華子石，(九十二) 華子石，(九十三) 華子石，(九十四) 華子石，(九十五) 華子石，(九十六) 華子石，(九十七) 華子石，(九十八) 華子石，(九十九) 華子石，(一百) 華子石

69 致明閣部史可法書

多爾袞

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會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

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勲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燬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敵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

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

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

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

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余實有厚望焉！

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敢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隨園論詩

袁枚

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後真，否則敷衍成文矣；詩難其雅也，有學問而後雅，否則俚鄙率意矣。太白斗酒詩百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不過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詞害意；若認以爲真，則兩家之集宜塞破屋子，而何以僅存若干，且可精選者亦不過詩之五六，人安得恃才而自放乎？惟糜惟苔美穀也，而必加舂揄揚簸之功，亦莖之銅，良金也，而必加千辟萬灌之鑄。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苟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

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兇聞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

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讎。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

分次述揚王

開明活葉文選 (No. 70)

上海開明書店

桂借兵之出柙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

前非效後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爲

江北乃我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

勅討何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

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

乃辱明詔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乃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

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

不卽位之文坐味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

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

徵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

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

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

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

也

和宋，止歲輸以金緡，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舊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

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數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

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史可法像贊

姜兆熊

嗚呼！先生稟川嶽之正氣，吐日星之寒銜。值天崩而地裂，拚一死其何商？[？]以此盡一日之臣心，實以植萬古之綱常。

彼貪生畏死者，或颺顏於瞬息，亦終不免於喪亡。獨不見夫鬩壘荒城之逼乎曠野與北郊。先生雖踵頂無存，而孤忠大節，蓋歷久而彌芳！

昔天寶之亂，以孤臣而保河北，有捨生取義之睢陽。炎興之際，以一旅而思興復，有殺身成仁之天祥。是皆振古之人傑，先生與之後先輝映而有光。

先生之名垂乎青緗，先生之神應歸帝鄉。余既讀遺文而慨嘆者，復瞻遺像而徬徨。其英靈之凜凜如生者，猶彷彿其在上而在旁。

報孫會宗書

楊 惲

①
上報書
之由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本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愍勸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狠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

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楊狗家所耕
桑米時歌
自慰不須
於卿大夫
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稟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天氣豪蕩以史遷 逐詞涉怨望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騫，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首段叙任』「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

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詭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郭二卷去

活葉本文選 (No. 85)

上海開明書店

11

上海開明書店

也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
 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
 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
 一不敢當後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
 不宣也。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擐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
 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
 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刑為掃除之隸，在闕茸
 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
 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
 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素非能相善也，總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塗。雖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

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

左在者也

報任少卿書（司馬遷）

而此一段則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圍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自明如意，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隳其家聲，而僕又何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次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誑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

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少）此後才受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纒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臠，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

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足遭刑
辱不
賢進士
總收全文
法。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總評 徐執升曰：少卿推賢進士之教，序自己著書垂後之意，迴環照應，使人莫可尋其痕迹。兩段自并起，一原憑云：史遷一腔抑鬱，發於此書，便得一部史記，蓋一生心可盡洩於此也。縱橫排宕，真是絕代文章。

卜居

楚辭

一、叙原

楚辭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一、公孫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

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惘惘欸欸，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

乎？將啜訾慄斯，喔咿嚅唅，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

取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

駉抗軛乎？將隨騫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

嗟！嗟！嗟！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

遠，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卜居 (楚辭)

作

歡喜吟

邵 雍

歡喜又歡喜，喜歡更喜歡。吉士爲我友，好景爲我觀，美酒爲我飲，美食爲我餐。此身生長老，盡在太平間。

南園南晚步思亡弟

邵 雍

南園之南草如茵，迎風晚步無清塵，不得與汝同歡欣。又疑天上有幾雲，一片世間來作人，飄來飄去殊無因。

芳草短吟

邵 雍

花間水畔草如茵，與廢曾經漢與秦。占了山川無限地，愁傷古今幾何人。嚴霜殺盡還逢雨，野火燒殘又遇春。不那路旁多此物，農夫長是費耕耘。

洪昇
七生殿

長恨傳

此篇為唐代傳奇，亦小說，解作之一，且至開元中撰此，入宮以至死，尚本末，初白居易作長恨歌，作者長恨歌，作者長恨歌，作者長恨歌。

鴻

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勸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以玄宗倦勤。

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以上宮中嬪妃，其悅目者。

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燿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而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藻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為貴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以上楊妃進宮得寵。

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驅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居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

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以上楊妃 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宮，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寵，宗族類 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以貴顯。』

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卻爲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

以上安祿山反，明皇出奔楊妃，死於馬嵬。 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嚮關，以討楊氏爲詞。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

以上玄宗丞相，南瑄音而，念楊妃不已。 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

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大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其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曉，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蓋避暑於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

以上遣使索
楊妃神魂
玄宗崩

以上侍長服
歌係由

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整屋。鴻與琅邪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三前句句叙楊妃出身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冠金步搖，芙蓉帳裏暖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寢無容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

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以上四句，蘇詩不但語意，且身，而且且且親戚

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聽不足。看漁陽鞞鼓

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

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知奈何。無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

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前四句，叙其善歌舞，巧媚承迎，後四句，起下，有李楊生悲之慨，正此長恨之路，六句以下，叙天子出奔，楊妃賜死，亦憶長恨。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蛾眉山下土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

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迴龍馭，到此躊

躇不能去，馬嵬坡下塵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前四句，叙明皇入蜀之苦，一路之長恨也。中四句，叙入蜀道所歷，並非長恨，末四句，叙明皇自蜀，惟長恨長恨也。

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

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

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蛾老。夕殿螢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成眠。能遲遲

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舊枕故衾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

魄不曾來入夢。前半段，三句，叙明皇日，長恨也。後半段，四句，叙明皇死，不見也。

臨邛方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上叙正士修後日之神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懸勲覓排空馭氣。

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

無縹渺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間綽約多仙子。中中有一人名玉妃，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

西廂叩玉扇，轉教小玉報雙成。上叙也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下夢中驚。魂攬衣推枕起徘徊，珠

箔銀鈎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才叙出太真人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此叙出太真人昭陽殿裏恩愛

絕，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唯將空持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

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此叙出太真人臨別懸勲

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

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此叙出太真人

長恨歌三首

461 祭蔡松坡文

梁啓超

自日國亡後
蔡松坡之喪
歸自日本
止於上海
將反葬乎湖南
友生梁啓超既與於旅祭更率
厥弟啟勛厥子思順思成等敬潔清酒庶羞奠君之靈而哭之以其私曰

嗚呼！自吾松坡之死，國中有井水飲處皆哭，寧更待吾之費詞。吾松坡宜哭我者，而

日殺其生我今哭焉，將何以塞余悲！君之從我，甫總角耳，一彈指而二十年於茲。長沙講學，隅坐之

千行注中
加神貌
問難，東京久堅町接席之笑語，吾一閉目而瞭然如見之。爾後合并之日，雖不數數，然書

札與魂夢，日相濡沫而相因依。客歲秋冬間滅燭對榻之密畫，與夫分攜臨歧之訣語，一

句一字，吾蓋永刻骨而鏤脾。三月以前，海上最後之促膝，君之瘖聲，危貌與其精心浩氣，

今尚彷彿而依稀。吾松坡乎！吾松坡乎！君竟中道棄余，而君且奚歸！

嗚呼！庚子之難，君之先輩與所親愛之友，聚而殲焉。君去死，蓋間不容髮。君自是發

奮而治軍，死國之心已決於彼日。乙巳廣西不死，辛亥雲南不死，去冬護國寺街不死，今

春青龍嘴不死，在君固常視一命為有生之餘。今為國一大事而死，死固當其職。雖然，吾

松坡之報國者，如斯而已耶？不獲自絕域以馬革裹尸歸來，吾知君終不瞑於泉窟。

祭蔡松坡文 (梁啓超)

三段
四段
五段
六段
七段
八段
九段
十段
十一段
十二段
十三段
十四段
十五段
十六段
十七段
十八段
十九段
二十段

嗚呼！君生平若有隱痛，我不敢以告人。要之今日萬惡社會，百方蹙君於死，吾復何語！以叩蒼旻，嗟乎！松坡乎！汝生而靡樂，誠不如死焉而反其真。而翁枯守泉壤者十有五年，是懸棺戰，待君而語苦辛。君之師友在彼者亦已泰半，各豁冤抱，迓君而相親。嗟乎！松坡乎！斯世之人，既不可以與處，君毋亦逃空寂以全其神，其更勿齎所苦以相諄告，使九淵之下永噫而長嘯。

嗚呼！余天下之不祥人也，而君奚為乎矚吾？屈指平生素心之交，復幾許？棄我去者，若隕籜相繼而幾無復餘。遠昔勿論，近其何如？孺博遠庸，覺頓典虞，其人皆萬夫之特，未四十而摧折於中途。嗟乎！嗟乎！天不欲使我復有所建樹，曷為降罰不於吾躬而於吾徒？
已之不祥，人憚傷且罕，况乃蓼我罔極，脊令畢逋，血隨淚盡，魂共歲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胡忍自潔而不我俱？

不段本与祭
之人回在焉
首事恍並
字愈愈
悲傷
哀哉，尙饗！
嗚乎！余有一弟，君之所習以知，余有羣雛，君之所樂以嬉。今率以拜君，既以侑君之靈，亦以永若輩之思。心香一瓣，淚酒二卮，微陽麗幕，靈風滿旗。魂兮歸來，鑑此淒其，嗚呼！

張臯文墓誌銘

惲敬

張臯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贍，皆縣學生。母姜氏。臯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

臯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今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愼。臯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爲吏部尙書，以臯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蓋臯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辛亥，以疾卒，年四十二。

臯文清羸，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所在，必達然後已。

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臯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臯文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文正曰：天子當以寬大得民。臯文言：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于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有過大臣。臯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臯文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于、廣坐、諍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戍，赦歸田里。臯文則竟死矣。

方臯文爲庶吉士時，今皇帝加上列聖尊號。盛京太廟舊藏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尊號刻入之。臯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于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爲然。格于例，不果奏。又言于當事者：翰林院乃皇帝侍從，奉命篆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于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

臯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

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玄。始至京師，與王灼賓龍，陳石麟子穆，及敬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

臯文娶于吳。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

尾

車驟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躡于地。勿乎臯文誰訊此，銘之幽肩俟來祀！

亡妻龔氏壙銘

彭 績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朔，彭績秋士，具舟載其妻龔氏之柩之吳縣九龍塢彭氏墓，翌日，葬之。

龔氏，諱雙林，蘇州人，先世潯州人。國子生諱用鑿之次女，處士諱景駟之家婦。嫁十年，年三十，以病卒。在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之十二日。諸姑兄弟哭之，感動鄰人。於是彭績得知柴米價，持門戶，不能專精讀書。期年，髮數莖白矣。銘曰：

作於宮，息土中。吁嗟乎！

391 袁隨園君墓誌銘

姚鼐

1、叔其姓
氏里居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

2、叔其官歷

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鏞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回避，事無不舉矣。旣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

3、賢其仕途

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

不進以山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於小文辭自娛。

十、叙其
交遊

活葉本文選 (No. 381)

二 上海開明書店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

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倣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年少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

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旣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新吾小會山北，遺命以三附。嘉

慶三年十二月乙卯，耐葬小倉山墓左。

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歿，遂爲之銘曰：

粵有著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程巽行傳

吳定

歙岑山程君巽行，諱學權，子妻之弟也。君兄弟伯仲二人，仲慧，父命之讀書，而俾君執賈人業。仲豪邁峻厲，君寬平恂恂長者，然見不善，則畏之如陷阱，小有失，輒惶恐不自容。父母私居嘗相謂曰：「少男固才，長男亦能不犯非分，吾與若無慮矣。」

君年三十餘，佐其族富人賈於桐城。族人以君爲不能殖利，俾君閒居，不任以賈。居數年，困甚。族人有用事之家僕謂君曰：「小人能薦君於主。」君喜而委託之。同列有微察其謀者，一日，於廣座請君言已，願君微笑。君面赤，旣退，爲家書一通，具以告父，竟自縊而死。

贊曰：「此孔子所謂『匹夫之諒』也，哀哉！願以一行虧節，而輕身蹈死，可謂知恥矣。文以傳之，豈獨慰恤君，亦以惕人不義之可危，名節不可一日墮也；墮而恥之，晚矣。嗚呼！世之赫然以富貴驕人，而其由來，下於君今日之事，蓋有之矣；而彼顧相率安之，其爲風俗之蠹，人心之害，可勝歎哉！」

20 文章繁簡

顧炎武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主乎達，不論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疇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

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人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矚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

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辭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樛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樛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19 文人求古之病

顧炎武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事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嘗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

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

于慎行筆塵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681 理信與迷信

蔡元培

人之行為，循一定之標準，而不至彼此互相衝突，前後判若兩人者，恃乎其有所信。

顧信亦有別：曰理信，曰迷信；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也。首述理信與迷信有別是篇綱領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是因而後有是果，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於事理之較為複雜者，輒不能了然於其因果之相關，則妄歸其因於不可知之神，而一切倚賴之。其屬於幸福者，曰：是神之喜而佑我也；其屬於非幸福者，曰：是神之怒而禍我也。於是求所以喜神而免其怒者，祈禱也，祭告也，懺悔也，立種種事神之儀式；而於其所求之果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顧信之，是迷信也。

『礎潤而雨』礎以石為名，徵諸溼也；『履霜堅冰至』履以足為名，驗諸寒也；『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符諸情也。見是因而知其有是果，亦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既歸其一切之因於神，而神之情不可得而實測也，於是不勝其徼幸之心，而欲得一神人間之媒介，以為窺測之機關，遂有巫覡、卜人、星士之屬，承其乏而自欺以欺人，或託為天使，或誇為先知。

或卜以龜著，或占諸星象，或說以夢兆，或觀其氣色，或推其誕生年月日時，或相其先人之墳墓，要皆爲種種預言之準備；而於其所求之果之真因又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顧信之，是亦迷信也。

九、解釋迷信

理信則不然：其所見爲因果相關者，常積無數之實驗，而歸納以得之，故恆足以破往昔之迷信，例如日食，月食，昔人所謂天之警告也；今則知爲月影，地影之偶蔽，而可以預定其再見之時。疫癘，昔人所視爲神譴者也；今則知爲微生物之傳染，而可以預防。人類之所以首出萬物者，昔人以爲天神創造之時賦畀獨厚也；今則知人類爲生物進化中之一級，以其觀察自然之能力，同類互助之感情，均視他種生物爲進步，故程度特高也；是皆理信之證也。

多、釋理信，可破迷信也。

人能祛迷信而持理信，則可以省無謂之營求及希冀，以專力於有益社會之事業，而日有進步矣。

四、論理信迷信之關係全文

9 古文辭類纂序

姚 鼐

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才甫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游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

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蔽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

於是以前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1) 以上皆卷之入辭原起及類目。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箸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箸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僞，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爽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詔令類者，原於尙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傳之。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坊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

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類，目之爲辭，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分類，目之爲辭，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類源流卷
集三序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

末段謂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為天貴，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有神理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氣味極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復篋集序目》。

4 歐陽生文集序

曾國藩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聳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槐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首取叙桐城派之理由始。

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箬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蘇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

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
次叙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

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澱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三叙出歐陽生下注發其地考 推崇姚氏也

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職志，名曰「漢學」。深摺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据，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据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
四叙對學文風尚以托出姚氏治學主張

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大羊窟宅，深固

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天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

五子叔成，汝者地，禹孔，考者大，殂由，今，是苦。

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况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欬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末子叔明，序之曰：警欬，歐陽生。

桐城義法

章炳麟蕝漢微言

問「桐城義法，何其隘邪？」答曰：「此在今日，亦爲有用。何者？明末猥襍佻儻之文，霧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後，異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風復作，報章小說，人奉爲宗。幸其流派未亡，稍存綱紀，學者守此，不至墮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諱言之，文足達意，遠於鄙倍可也。有物有則，雅馴近古，是亦足矣。派別安足論！然是爲中人以上言爾。桐城義法者，佛家之「四分律」也。曾未與大乘相齒，用以摧伏塵外，綽然有餘，非以此爲致極也。」

琵琶引 井序

白居易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此叙送客時在
深秋楓葉落
之景
深秋以楓葉落
之景
深秋以楓葉落
之景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

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捻，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

此叙彈琵琶以及
尋聲自見之
聲比琵琶
喚聲其身
不輕撥人

此所繫法
以手拂也
地抹也
一 共 二 頁

此叙彈琵琶之初聲及尾

活葉本文選 (No. 230)

此如花底鶯聲晚雨清

上海開明書店代印

補。

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

冷澀絃疑絕；疑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情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

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

少此假言青春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

大傷傷悲

之事

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

前年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遠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

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潯

江地低溼，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且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

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啜難為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

(5) 此段通解

琵琶之自述

滴之其以弱

啼猿鳴山歌

打笛反襯琵琶

琵琶林月

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

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66

6) 法以兩相感歎，歎似江潮波湧，餘波盪漾，有餘意不盡之妙。

五陵之均漢帝陵，即長陵及陵陽、茂陵、平陵也。

殿葉凌

在今陝西之富平縣東南，為唐昭陵也。酒出之，地車而漢，董仲舒墓。

唐李肇國史補：昔漢武帝幸宜春苑，勿以比善，下馬曰：人謂之

下馬陵。或謂漢帝在宜春苑，下馬曰：人謂之

詠史詩

詩之詠史者多，如：史詩、有：詠史一八
一、三、考：如：君松、三、詠史、謝、其、詠史等

是實似詠史者，如：詠史、詠史、

楊此篇、詠史、詠史、詠史、

以抒懷抱、詠史、詠史、詠史、

力又極雄、詠史、詠史、詠史、

灑灑昂昂、詠史、詠史、詠史、

傑出步

諫納匈奴降者疏 谷 永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賁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人之心，擁有鼻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下吉。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覈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詠史詩八首

左思

此詩為左思
去國後所作
士乃八詩之冠
起也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

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此詩為左思
去國後所作
士乃八詩之冠
起也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

此詩為左思
去國後所作
士乃八詩之冠
起也

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此詩為左思
去國後所作
士乃八詩之冠
起也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

此詩為左思
去國後所作
士乃八詩之冠
起也

不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

此詩為左思
去國後所作
士乃八詩之冠
起也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莫宿許史廬。南鄰

此詩為左思
去國後所作
士乃八詩之冠
起也

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

此詩為左思
去國後所作
士乃八詩之冠
起也

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此詩為左思
去國後所作
士乃八詩之冠
起也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

此詩為左思
去國後所作
士乃八詩之冠
起也

詠史詩八首

此詩為左思
去國後所作
士乃八詩之冠
起也

揚雄傳：雄家素貧，人為其門。雄投筆，作史記贊，遂成一家言。此詩亦其自述也。

此詩為左思
去國後所作
士乃八詩之冠
起也

此詩為左思去國後所作，士乃八詩之冠，起也。

一表也

樓閣新... 活葉本文選也 (No. 189)

二 上海開明書店

攀龍客，何為歎來遊！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眇

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長卿

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屯邴，由

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

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蘇秦北遊說李

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

範，正身長揖。希所輕視。唐涓人曰：臣法蜀蜀子，四十年矣。不得志，視不以子昆弟不救。

田田虛相，蓋陳平家貨好漢者家。負郭窮巷，心廣心平。見其苦，為解至德。身郭，流飯却都長近，却却却

從得免清陸引馬相。官長卿，與子昆弟相如。相如與魏，魏後四摩。之。流飯却都長近，却却却

...

...

狂人日記

魯

迅

狂人日記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

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

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

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病之起

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

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為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於書

名。則本人愈後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纔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

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兇的一個人，張着嘴，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曉得他們布置，都已妥當了。

我可不怕，仍舊走我的路。前面一夥小孩子，也在那里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讐，他也這樣。忍不住大聲說：「你告訴我！」他們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趙貴翁有什麼讐，同路上的人又有什麼讐；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古久先生很不高興。趙貴翁雖然不認識他，一定也聽到風聲，代抱不平；約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對。但是小孩子呢？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傷心。

我明白了。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

晚上總是睡不着。凡事須得研究，纔會明白。

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佔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麼怕，也沒有這麼兇。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打他兒子，嘴裏說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幾口，纔出氣！』他眼睛卻看着我。我出了一驚，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夥人，便都哄笑起來。陳老五趕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裏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他們的眼色，也全同別人一樣。進了書房，便反扣上門，宛然是關了一隻雞鴨。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細。

前幾天，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對大哥說，他們村裏的一個大惡人，給大家打死了；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喫，可以壯壯膽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戶和大哥便都看我幾眼。今天纔曉得他們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夥人一模一樣。

想起來，我從頂上直冷到腳跟。

他們會喫人，就未必不會喫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幾口』的話，和一夥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戶的話，明明是暗號。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着，這就是喫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雖然不是惡人，自從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難說了。他們似乎別有心思，我全猜不出。況且他們一翻臉，便說人是惡人。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他便打上幾個圈，原諒壞人幾句，他便說『翻天妙手，與衆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樣；況且是要喫的時候。

凡事總須研究，纔會明白。古來時常喫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

書上寫着這許多字，佃戶說了這許多話，卻都笑吟吟的睜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喫我了！

四

早上，我靜坐了一會。老五送進飯來，一碗菜，一碗蒸魚；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着嘴，同那一夥想喫人的人一樣。喫了幾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

我說，『老五，對大哥說，我悶得慌，想到園裏走走。』老五不答應，走了，停一會，可就來開了門。

我也不動，研究他們如何擺佈我；知道他們一定不肯放鬆。果然！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慢慢走來；他滿眼兇光，怕我看出，只是低頭向着地，從眼鏡橫邊暗暗看我。大哥說，『今天你彷彿很好。』我說『是的。』大哥說，『今天請何先生來，給你診一診。』我說『可以！』其實我豈不知道這老頭子是劊子手扮的！無非借了看脈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這功勞，也分一片肉喫。我也不怕；雖然不喫人，膽子卻比他們還壯。伸出兩個拳頭，看他如何下手。老頭子坐着，閉了眼睛，摸了好一會，呆了好一會，便張開他鬼眼睛說，『不要亂想，靜靜的養幾天，就好了。』

不要亂想，靜靜的養養肥了，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喫；我有什麼好處，怎麼會『好了』？他們這羣人，又想喫人，又是鬼鬼崇崇，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聲大笑起來，十分快活。自己曉得這笑聲裏面，有的是義勇和正氣。老頭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這勇氣正氣鎮壓住了。

但是我有勇氣，他們便越想喫我，沾光一點這勇氣。老頭子跨出門，走不多遠，便低聲對大哥說道，『趕緊喫罷！』大哥點點頭。原來也有你！這一件大發見，雖似意外，也在意中；合夥喫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喫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喫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喫了，可仍然是喫人的人的兄弟！

五

這幾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頭子不是劊子手扮的，真是醫生，也仍然是喫人的。他們的祖師李時珍做的『本草什麼』本草綱目上，明明寫着人肉可以煎喫；他還能說自己不

戰
對
子
藥

噢人麼？

至於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對我講書的時候，親口說過可以『易子而食』。又

一回偶然議論起一個不好的人，他便說不但該殺，還當『食肉寢皮』。友談我那時年紀還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戶來說喫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點頭。可見心思是同從前一樣很。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麼都易得，什麼人都喫得。我從前單聽他講道理，也胡塗過去；現在曉得他講道理的時候，不但層邊還抹着人油，而且心裏滿裝着喫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

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直捷殺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禍祟。所以他們大家連絡，布滿了羅網，逼我自戕。試看前幾天街上男女的樣子，和這幾天我大哥的作爲，便足

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帶，挂在梁上，自己緊緊勒死；他們沒有殺人的罪名，又償了心願，自然都歡天喜地的發出一種嗚嗚咽咽（正字）的笑聲。否則驚嚇憂愁死了，雖則略瘦，也還可以首肯（或）幾下。

他們是只會喫死肉的！——記得什麼書上說，有一種東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樣子都很難看；時常喫死肉，連極大的骨頭，都細細嚼爛，嚥下肚子去，想起來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親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趙家的狗，看我幾眼，可見他也同謀，早已接洽。老頭子眼看着地，豈能瞞得我過。

最可憐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夥喫我呢？還是歷來慣了，不以為非呢？還是喪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詛咒喫人的人，先從他起頭；要勸轉喫人的人，也先從他下手。

八

其實這種道理，到了現在，他們也該早已懂得……

忽然來了一個人，年紀不過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滿面笑容，對了我點

海乙那
其聲可
能聞

頭，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問他，「喫人的事，對麼？」他仍然笑着說，「不是荒年，怎麼會喫人。」我立刻就曉得，他也是一夥，喜歡喫人的，便自勇氣百倍，偏要問他。

『對麼？』

『這等事問他甚麼。你真會……說笑話……今天天氣很好。』

天氣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問你，『對麼？』

他不以為然了。含含糊糊的答道，『不……』

『不對？他們何以竟喫！』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狼子村現喫，還有書上都寫着，通紅斬新！』

他便變了臉，鐵一般青。睜着眼說，『有許有的，這是從來如此……』

『從來如此。便對麼？』

『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

我直跳起來，張開眼，這人便不見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紀，比我大哥小得

遠，居然也是一夥；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還怕已經教給他兒子了，所以連小孩子也都惡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喫人，又怕被別人喫了，都用着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

去了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喫飯睡覺，何等舒服。這只是一條門檻，一個關頭。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同的人，都結成一夥，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尋我大哥；他立在堂門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後，攔住門，格外沈靜，格外和氣的對他說，

『大哥，我有話告訴你。』

『你說就是，』他趕緊回過臉來，點點頭。

『我只有幾句話，可是說不出來。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喫過一點人。後來因

爲心思不同，有的不喫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有的卻還喫——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了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喫人的人比不喫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

『易牙蒸了他兒子給桀紂喫，還是一直從前的事。誰曉得從盤古開闢天地以後，五帝三王一直喫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喫到徐錫林；秦漢從徐錫林，又一直喫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裏殺了犯人，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舐。

『他們要喫我，你一個人，原也無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夥。喫人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他們會喫我，也會喫你，一夥裏面，也會自喫。但只要轉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太平。雖然從來如此，我們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說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說，前天佃戶要減租，你說過不能。』

當初，他還只是冷笑，隨後眼光便兇狠起來，一到說破他們的隱情，那就滿臉都變成青色了。大門外立着一夥人，趙貴翁和他的狗，也在裏面，都探頭探腦的挨進來。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舊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認識他們是一夥，都

是喫人的人。可是也曉得他們心思很不一樣，一種是以爲從來如此，應該喫的；一種是知道不該喫，可是仍然要喫，又怕別人說破他，所以聽了我的話，越發氣憤不過，可是抿着嘴冷笑。

這時候，大哥也忽然顯出凶相，高聲喝道，

『都出去！瘋子有什麼好看！』

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喫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佃戶說的大家喫了一個惡人，正是這方面。這是他們的老譜。老譜

陳老五也氣憤憤的直走進來。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對這夥人說，

『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喫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喫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

子一樣！——同蟲子一樣！』

那一夥人，都被陳老五趕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陳老五勸我回屋子裏去。屋

裏面全是黑沈沈的。橫梁和椽子都在頭上發抖；抖了一會，就大起來，堆在我身上。

萬分沈重，動彈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曉得他的沈重是假的，便掙扎出來，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說，

「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喫人的……」

十一

太陽也不出，門也不開，日日是兩頓飯。

我捏起^{一七}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曉得妹子死掉的緣故，也全在他。那時我妹子纔五歲，可愛可憐的樣子，還在眼前。母親哭個不住，他卻勸母親不要哭；大約因為自己喫了，哭起來不免有點過意不去。如果還能過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喫了，母親知道沒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親想也知道；不過哭的時候，卻並沒有說明，大約也以為應當的了。記得我四五歲時，坐在堂前乘涼，大哥說爺娘生病，做兒子的須割下一片肉來，煮熟了請他喫，纔算好人；母親也沒有說不行。一片喫得，整個的自然也喫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現在想起來，

實在還教人傷心，這真是奇極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來時時喫人的地方，今天纔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裏，暗暗給我們喫。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喫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喫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十三

沒有喫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一九一八年四月)

冰心女士

謝婉瑩的筆記
現住福建福州

謝婉瑩
一九二一年於福州
謝婉瑩
一九二一年於福州

戰雲密布了，動員令下了，我自己昏昏沈沈的，什麼都不明白，便要開往前敵去了，便要去和那無情的礮火相見了，我打死人家，人家打死了我，都不過這麼一回事；只可憐是——爲誰犧牲，爲誰奮勇，都說不明白；我死了，人家死了，都像死一條狗一般，半點價值都沒有，真是從何說起！

父親站在門口，微風吹着他的白髮，蕭蕭披拂，妹妹扶着他，他們一同站着，一聲兒不響。——呀！這不像將士從軍，家人送別的光景，爲什麼一句激勵的話也沒有，一句凄戀的話也沒有？我明白了！『師出無名』，便有激勵的話，也如何出口！可憐呵！是他們勸慰我好呢？還是我勸慰他們好呢？昨天一夜的工夫，我原也想出幾句話來安慰他們的，爲何現在又說不出，不說了，去罷。

二 翻身出了門，上了車，腦中還嵌着剛纔的光景，嵌着一片淒苦的光景，也許這就是末次的分別，末次的相見，只恨我當初爲何要入軍校。原來戰爭的功用就是如此！戰

爭的目的就是爲此！

道上遇見幾個朋友，一邊走着，一邊談話，臉上都顯出極其激烈的樣子，忽地擡頭看見了我，也不招呼，只彼此低低的說了幾句話，望着我冷笑。我們交互着過去了。我不明白他們爲何不理我，爲何冷笑。忽然想起我自己現在的地位，那裏是榮譽的軍人，分明是軍閥的走狗；我素日的志趣那裏去了，竟然做這卑賤的事，如何對得起我的朋友，也如何對得起我自己！

一擡頭到了車站，我部下的兵丁，等着我了；他們一排兒站着，舉着鎗。現在要出發了！我應當對他們說幾句話，勉強提起精神來，微笑着對着他們。剛想起頭一句，就是『我們軍人的天職，』方要出口，忽然我的心痛了，我的臉紅了，底下如何接着說？難道……我的話縮回了，他們都凝望着我，眸子裏滿了眼淚；我們彼此心裏都明白，彼此都互相憐憫，然而我們仍須去死戰。

暫時靜默了一會子，還是含着淚，揮一揮手說：『去罷，我們一齊上站去罷。』經過了幾站，看見了無數黃衣的兵士和隊官，忙忙碌碌的上車下車，各人做各人

的事，汽機軋軋的響着，愈顯得我們慘默無聲。兩旁的平原，風馳電掣的過去，我的思想也隨着一片大地，不住的旋轉，我心中還是不信現在便是要出戰的。當年的想像，以爲軍人爲國效死，臨敵的時候，不知是怎樣的激昂奮發，高唱入雲，死在疆場，是怎樣的有榮譽；秦凱回來，是怎樣的得贊美。自從赴歐觀戰以後，看見他們的苦境，已經稍稍覺得戰爭是不人道；不想現在不但是不人道，而且是無價值。眼看得我們便要爲少數的主戰者，努力去做這不人道，無價值的事了，——太不值得了。

營帳立好了，隱隱的看見對面軍隊，旗幟飄揚。他們的隊官，聽說便是忠平——是我伯父的兒子，是我的哥哥。他是在一個月以前，剛和我分手的，前幾天他還寫信給我，問我何時可到他那裏去；不想我們現在卻在戰場相見。可憐呵！我何忍攻擊他，他何忍攻擊我。要是爲着公理正義，自然沒有什麼顧戀；要是我們自己起意的，也沒有什麼顧戀；現在，卻如何呢？——

我們都按兵不動，盼着萬一還有調停的希望，心裏稍微的鎮定一些。只是暴烈的雷雨只管困住我們，軍需官遲延着不來。軍糧不足，怎能支持呢？如何能叫兵士們枵腹

從軍呢？

我爲何臥在這裏？我的頭爲何擡不起來？我爲何覺得週身麻木？這雪白的牆壁，綠陰遮滿的窗戶，不是戰場上呵！——我想起來了，我是已經交戰受傷了，這裏是醫院呵！大雨的晚上，『總攻擊令』令字用大下了以後，忠平的軍隊悄悄的越過綫來，一陣的鎗聲，將我們一齊震醒；那時我神經錯亂，只覺得拿着一柄指揮刀，站在雨中，耳中只有雨聲，鎗聲，呼聲。忽然一聲響，我跳起高來，立刻左邊身子麻木了過去，倒在雨地裏，腦子裏好像有海水流過一般。一會兒火光一閃，聽得有人說，『他們的隊官在這裏呢。』接着有人低頭看我，——『呀！忠平哥哥！』他哭了，拉着我的手，我也哭了。以後我覺得飄了起來，萬事都不覺得了。

我的確是受傷了。忠平不在這裏呢？我到底是在那裏呢？

看護生進來，看見我醒了，連忙走過來；我要問他，他卻微笑着搖頭，不叫我言語，一壁低頭去察看我的傷處，我的目光隨着他的手看去，立刻血液冰冷；——原來我已成

了廢人了，我的左手左腳沒有了……恨得我要坐起來，我用力撕開裹傷的藥布，我痛擊自己的頭，我大聲呼喊，以後便哭了。看護生嚇得不知道怎麼好，站在一旁，呆呆的看著我。等我慢慢的止住了哭，他纔過來要勸我，我指着門叫他出去，我不聽他的話，誰的話我都不聽。完了！完了！我成了廢人了，不如死了……

一覺醒來，剛一睜眼，立刻想起方才的事來，什麼心都灰了，我這一輩子就算完了。『不論是誰，請給我一瓶毒藥，讓我死了罷！』我不住的哀喚着。這時門開了，忠平進來，灰白着臉，他的左手也裹着布，挂在頸下，三步兩步，走至面前，撫着我，好半天掙出一句話來說：『弟弟！我……』我們都幽咽無聲。我靜靜的臥着，耳中只聽得樹葉搖動，和忠平哽咽的聲音。他的眼淚，都滴在我臉上。這時我想起小的時候，和忠平一處遊玩，我們各人都拿着一桿小木鎗，裝上沙土，伏在樹後，互相射擊。忽然他一鎗射在我臉上，飛沙迷了我的眼，我放下鎗就哭了；他趕緊跑過來，替我揉眼睛，一面勸我說：『弟弟不要哭，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這些事都像幻燈般一片一片的從眼前過去——這是我心中只覺得冷靜淒慘。忠平啊！但願你永遠坐在這裏！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

可喜的消息到了。我不至久安於廢人了，我要往一個新境界去了。那地方只有『和平』，『憐憫』和『愛』。一天的愁煩，都撇下我去了。

可憐的主戰者啊！我不恨你們，只可憐你們！忠平啊！我不記念你，我只愛你！父親啊，妹妹啊，再見罷！

世界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過去，以下只有……『上帝也要擦乾他們一切的眼，不再有死；也不再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見初稿，主之，其五，二，三年，五，十，九，九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

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

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

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

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

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

『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

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

正考
錢

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增以義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

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彭祖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古也

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

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自得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

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

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

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章指說鵬翔鴻舉各不同，原於初年身外外之鍊，原言得當引據，據明聖物之性，益委之達，方是適遠，越一以爲獨要，正先漢五法，正已無物，實爲以，原于湖的後法，下列四言以明之。

陰陽
物明
備在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

為賓乎？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

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

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

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

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蕪乎亂，孰弊

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
塵垢粃穢，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
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

焉。
以我之身爲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

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明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
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明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澼絼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

謀曰：「我世世爲泝澼絼，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
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
於泝澼絼，則所用之異也。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

深相
不而封

然之入之也，聖人聖人也，水中海，然也。

然之入之也

然之入之也

然之入之也

有蓬之心也夫！

蓬者物之有宜者得宜之者也蓬心不通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

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罔罟。今夫鬻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

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章謂慮能周世者少也世者一旅之居無用不知病之能於世實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

即謂建國

許由也

得風則去

鶴 嘆

蘇 軾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

『豈欲臆對如隲乎？』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脰閣瘦軀。餽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

驅之堂上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戛然長鳴乃下趨。

『難進易退我不如！』

一九二二年作

胡

適

字適注現陽
嶺續錄私入

一 什麼叫做『短篇小說』？

中國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說』是什麼東西。現在的報紙雜誌裏面，凡是筆記雜纂不成長篇的小說，都可叫做『短篇小說』。所以現在那些『某生，某處人，幼負異才，……一日，遊某園，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一派爛調的小說，居然都稱為『短篇小說』！其實這是大錯的。西方的『短篇小說』(英文叫做 short story)在文學上有一定的範圍，有特別的性質，不是單靠篇幅不長便可稱為『短篇小說』的。

我如今且下一個『短篇小說』的界說。定界說

短篇小說是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

這條界說中，有兩個條件最宜特別注意。今且把這兩個條件分說如下：

(一)『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 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懂植物學

的人看了樹身的『橫截面』，數了樹的『年輪』，便知道這樹的年紀。一人的生活，一國的歷史，一個社會的變遷，都有一個『縱剖面』和無數『橫截面』。縱面看去，須從頭看到尾，纔可看見全部。橫面截開一段，若截在要緊的所在，便可把這個『橫截面』代表這個人，或這一國，或這一個社會。這種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部分。又譬如西洋照相術未發明之前，有一種『側面剪影』(Silhouette)，用紙剪下人的側面，便可知是某人。(此種剪像曾風行一時。今雖有照相術，尚有人爲之。)

這種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方面。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決不能用一段代表全體，決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

(二) 『最經濟的文學手段』

形容『經濟』兩個字，最好是借用宋玉的話『增我國整人，「國體史」特色中話

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須要不可增減，不可塗飾，處處恰到好處，方可當『經濟』二字。因此，凡可以拉長演作章回小說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說』，凡敘事不能暢盡，寫情不能飽滿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短篇小說』。

能合我所下的界說的，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說』。世間所稱『短篇小說』

雖未能處處都與這界說相合，但是那些可傳世不朽的『短篇小說』，決沒有不具上文所說兩個條件的。

如今且舉幾個例。西曆一八七〇年，法蘭西和普魯士開戰，後來法國大敗，巴黎被攻破，出了極大的賠款，還割了兩省地（東普魯士、西普魯士）纔能講和。這一次戰爭，在歷史上，就叫做普法之戰，是一件極大的事。若是歷史家記載這事，必定要上溯兩國開釁的遠因，中記戰爭的詳情，下尋戰與和的影響；這樣記去，可滿幾十本大冊子。這種大事到了『短篇小說家』的手裏，便用最經濟的手腕去寫這件大事的最精采的一段或一面。我且不舉別人，單舉 Daudet 和 Maupassant 兩個人爲例。Daudet 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有許多種。我曾譯出一種叫做『最後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初譯名『割地』，登上海大共和日報，後改用今名，登留美學學生季報第三年）。全篇用法國割給普魯兩國省中一省的一個小學生的口氣，寫割地之後，普國政府下令，不許再教法文法語。所寫的乃是一個小學教師教法文的『最後一課』。一切割地的慘狀，都從這個小學生眼中看出，口中寫出。還有一種，叫做『柏林之圍』（Le siège de Berlin）（曾載甲寅第四號）寫的是法皇拿

破崙第三出兵攻普魯士時，有一個曾在拿破崙第一壓下的老兵官，以爲這一次法兵一定要大勝了，所以特地搬到巴黎，住在凱旋門邊，準備着看法兵「凱旋」的大典。後來這老兵官病了，他的孫女兒天天假造法兵得勝的新聞去哄他。那時普國的兵已打破巴黎，普兵進城之日，他老人家聽見軍樂聲，還以爲是法兵打破了柏林，奏凱班師呢！這是借一個法國極強時代的老兵，來反照當日法國大敗的大恥，兩兩相形，真可動人。

莫泊桑

Maupassant 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也有多種。我曾譯他的「一漁夫」(Deux amis)，

寫巴黎被圍的情形，卻都從兩個酒鬼身上着想。還有許多篇，如「非利」之類，(皆

未譯出)，或寫一個妓女被普國兵士擄去的情形。或寫法國內地村鄉裏面的光棍，乘

着國亂，設立「軍政分府」，作威作福的怪狀……都可使人因此推想那時法國兵敗

以後的種種狀態。這都是我所說的「用最經濟的手腕，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短篇小說。

二 中國短篇小說的略史

「短篇小說」的定義既已說明了，如今且略述中國短篇小說的小史。

莊子共計三篇

內篇外篇雜篇

而篇七篇外篇篇十篇

雜篇十二篇

非非者新篇

辨方論

子湯問篇

到不即知與家林其氣林

子列子，蓋是篇之序

後篇想注解中附為

及以與，則依林上篇為

本原不據撰十三則之文

亦在呂覽

中國最早的短篇小說，自然要數先秦諸子的寓言了。莊子、列子、韓非子、呂覽諸書所載的『寓言』，往往有用心結構可當『短篇小說』之稱的。今舉二例。第一例見於列

子湯問篇。列子湯問篇在《列子》卷下，在《莊子》卷下，在《呂覽》卷下。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穩土之北！』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

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置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這篇大有小說風味。第一，因為他要說『至誠可動天地』，卻平空假造一段太形、王屋兩山的歷史。第二，這段歷史之中，處處用人名、地名，用直接會話，寫細事小物，即寫天神也用『操蛇之神』、『夸娥氏二子』等私名，所以看來好像真有此事。這兩層都是小說家的家數。現在的人一開口便是『某生』、『某甲』，真是不曾懂得做小說的ABC。

第二例見於莊子無鬼篇。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

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即宋元王名優流雜劇三十二世有王佐四十一世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對也

自夫子（謂惠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這一篇寫「知己之感」，從古至今，無人能及。看他寫「聖漫其鼻端，若蠅翼」，寫「匠石運斤成風」，都好像真有此事，所以有文學的價值。看他寥寥七十個字，寫盡無限感慨，是何等「經濟的」手腕！

自漢到唐這幾百年中，出了許多「雜記」體的書，卻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最下流的如神仙傳和搜神記之類，不用說了。最高的如世說新語其中所記有許多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卻沒有「短篇小說」的體裁。

如下舉的例：

(1) 桓公（溫）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瑯琊時種柳，看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2) 王子猷（徽之）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徨，詠

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此等記載，都是揀取人生極精采的一小段，用來代表那人的性情品格，所以我說世說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只是世說所記都是事實，或是傳聞的事實，雖有翦裁，卻無結構，故不能稱做『短篇小說』。

比較說來，這個時代的散文短篇小說還該數到陶潛的桃花源記。這篇文字，命意也好，布局也好，可以算得一篇用心結構的『短篇小說』。此外，便須到韻文中去找短篇小說了。韻文中孔雀東南飛一篇是很好的短篇小說，記事言情，事事都到。但是比較起來，還不如木蘭辭更爲『經濟』。

木蘭辭記木蘭的戰功，只用『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十個字；記木蘭歸家的那一天，卻用了一百多字。十個字記十年的事，不爲少。一百多字記一天的事，不爲多。這便是文學的『經濟』。但是比較起來，木蘭辭還不如古詩上山採蘼蕪更爲神妙。那詩道：

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這首詩有許多妙處。第一，他用八十個字，寫出那家夫婦三口的情形，使人可憐被逐的「故人」，又使人痛恨那沒有心肝，想靠着老婆發財的「故夫」。第二，他寫那人棄妻娶妻的事，卻不用從頭說起，不用說「某某，某處人，娶妻某氏，甚賢，已而別有所愛，遂棄前妻而娶新歡……」。他只從這三個人的歷史中挑出那日從山上採野菜回來遇着故夫的幾分鐘，是何等「經濟的手腕」！是何等「精采的片段」！第三，他只用了「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十個字，便可寫出這婦人是一個棄婦，被棄之後，非常貧苦，只得挑野菜度日。這是何等神妙手段！懂得這首詩的好處，方才可談「短篇小說」的好處。到了唐朝，韻文散文中都有很妙的短篇小說。韻文中，杜甫的石壕吏是絕妙的例。那詩道：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

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生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這首詩寫天寶之亂，只寫一個過路投宿的客人夜裏偷聽得的事，不插一句議論，能使人覺得那時代徵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丁壯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橫行，一一都在眼前。捉人捉到生了孫兒的祖老太太，別的更可想而知了。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中，儘有很好的短篇小說。最妙的是新豐折臂翁一首。看他寫『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使人不得不發生『苛政猛於虎』的思想。白居易的琵琶行也算得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說。白居易的短處，只因爲他有點迂腐氣，所以處處要把做詩的『本意』來做結尾，卽如新豐折臂翁篇末加上『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一段，便沒有趣味了。又如長恨歌一篇，本用道士見楊貴妃帶來信物一件事作主體。白居易雖做了這詩，心中卻不信道士見楊妃的神話，所以他不但說楊妃所在的仙山『在虛無縹渺中』，還要先說楊妃死時

「金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竟直說後來「天上」帶來的「金鈿」是馬嵬坡拾起的了！自己不信，所以說來便不能叫人深信。人說趙子昂畫馬先要伏地作種種馬相。做小說的人，也要如此，也要用全副精神替書中人物設身處地，體貼入微。做「短篇小說」的人，格外應該如此。爲什麼呢？因爲「短篇小說」要把所挑出的「最精采的一段」作主體，纔可有全神貫注的妙處。若帶點迂氣，處處把「本意」點破，便是把書中事實作一種假設的附屬品，便沒有趣味了。

唐朝的散文短篇小說很多，好的卻實在不多。我看來看去，只有張說的虬髯客傳。

可算得上品的「短篇小說」。虬髯客傳的本旨只是要說「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

他卻平空造出虬髯客一段故事，插入李靖紅拂一段情史，寫到正熱鬧處，忽然寫「太

原公子褐裘而來」，遂使那位野心豪傑絕心於中國，另去海外開闢新國。這種立意布

局，都是小說家的上等工夫。這是第一層長處。這篇是「歷史小說」。凡做「歷史小說」

不可全用歷史上的事實，卻又不可違背歷史上的事實。全用歷史的事實，便成了「演

義」體，如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志，沒有真正「小說」的價值。（三國所以稍有小說價

論短篇小說 胡適

說，其
楊，其
在次曰相去
曰，其

字，其
其，其
其，其

值者，全靠其能於歷史事實之外，加入許多小說的材料耳。若違背了歷史的事實，如說岳傳使岳飛的兒子掛帥印打平金國，雖可使一班愚人快意，卻又不成『歷史的』小說了。最好是能於歷史事實之外，造成一些『似歷史又非歷史』的事實，寫到結果卻又不違背歷史的事實。如法國大仲馬的俠隱記，（商務出版。譯者君朔，不知是何人。我以為近年譯西洋小說當以君朔所譯諸書為第一。君朔所用白話，全非鈔襲舊小說的白話，乃是一種特創的白話，最能傳達原書的神氣。其價值高出林紆百倍，可惜世人不會賞識。）寫英國暴君查爾第一世為克林威爾所囚時，有幾個俠士出了死力百計想把他救出來，每次都到將成功時忽又失敗，寫來極熱鬧動人，令人急煞，卻終不能救免查爾第一世斷頭之刑，故不違背歷史的事實。又如水滸傳所記宋江等三十六人是正史所有的事實。水滸傳所寫宋江在潯陽江上吟反詩，寫武松打虎殺嫂，寫魯智深大鬧和尙寺……等事，處處熱鬧煞，卻終不違歷史的事實。（蕩寇志便違背歷史的事實了。）虬髯客傳的長處正在他寫了許多動人的人物事實，把『歷史的』人物（如李靖、劉文靜、唐太宗之類）和『非歷史的』人物（如虬髯客、紅拂是）穿插夾混，叫人看了竟像

一、百二十回本
二、百一十回本
三、百一十回本
四、百一十回本
五、百一十回本
六、百一十回本
七、百一十回本
八、百一十回本
九、百一十回本
十、百一十回本

那時真有這些人物事實。但寫到後來，虬髯客飄然去了，依舊是唐太宗得了天下，一毫不違背歷史的事實。這是『歷史小說』的方法，便是虬髯客傳的第二層長處。此外還有一層好處。唐以前的小說，無論散文韻文，都只能敘事，不能用全副氣力描寫人物。虬髯客傳寫虬髯客極有神氣，自不用說了。就是寫紅拂、李靖等『配角』，也都有自性的神情風度。這種『寫生』手段，便是這篇的第二層長處。有這三層長處，所以我敢斷定這篇虬髯客傳是唐代第一篇『短篇小說』。宋朝是『章回小說』發生的時代。如宣和遺事和五代史平話等書，都是後世『章回小說』的始祖。宣和遺事中記楊志賣刀殺人，晁蓋等八人路劫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諸段，便是施耐菴水滸傳的稿本。從宣和遺事變成水滸傳，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大進步。但宋朝是『雜記小說』極盛的時代，故宣和遺事等書，總脫不了『雜記體』的性質，都是上段不接下段，沒有結構布局的。宋朝的『雜記小說』頗多好的，但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短篇小說』是有結構局勢的，是用全副精神氣力貫注到一段最精采的事實上的。『雜記小說』是東記一段，西記一段，如一盤散沙，如一篇零用賬，全無局勢結構的。這個區別，不可忘記。

抱鏡八人詩

活葉本文選 (No. 199)

一四 上海開明書店

明清兩朝的『短篇小說』可分白話與文言兩種。白話的『短篇小說』可用今古奇觀作代表。今古奇觀是明末的書，大概不全是一人的手筆。（如杜十娘一篇，用文言極多，遠不如賣油郎，似出兩人手筆。）書中共有四十篇小說，大要可分兩派：一是演述舊作的，一是自己創作的，如『吳保安棄家贖友』一篇，全是演唐人的吳保安傳，不過添了一些瑣屑節目罷了。但是這些加添的瑣屑節目，便是文學的進步。水滸所以比史記更好，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水滸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從唐人的吳保安，變成今古奇觀的吳保安；從唐人的李濟公，變成今古奇觀的李濟公；從漢人的伯牙，子期，變成今古奇觀的伯牙，子期——這都是文學由略而詳，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的進步。此外那些明人自己創造的小說，如賣油郎，如洞庭紅，如喬太守，如念親恩，孝女藏兒，都可稱很好的『短篇小說』。依我看來，今古奇觀的四十篇之中，布局以喬太守為最工，寫生以賣油郎為最工。喬太守一篇，用一個李都管做全篇的線索，是有意安排的結構。賣油郎一篇，寫秦重，花魁娘子，九媽，四媽，各到好處。今古奇觀中雖有很平常的小說，（如三孝廉，吳保安，羊角哀諸篇。）比起唐人的散文小說，已大有

引自...

水滸... 史記... 吳保安... 李濟公...

進步了。唐人的小說，最好的莫如虬髯客傳。但虬髯客傳寫的是英雄豪傑，容易見長。今古奇觀中大多數的小說，寫的都是些瑣細的人情世故，不容易寫得好。唐人的小說大都屬於理想主義。（如虬髯客傳、紅線、聶隱娘諸篇）。今古奇觀中如賣油郎、徐老僕、喬太守、孝女藏兒便近於寫實主義了。至於由文言的唐人小說，變成白話的今古奇觀，寫物寫情，都更能曲折詳盡，那更是一大進步了。

只可惜白話的短篇小說，發達不久，便中止了。中止的原因，約有兩層。第一，因為白話的『章回小說』發達了，做小說的人往往把許多短篇略加組織，合成長篇。如儒林外史和品花寶鑑名爲長篇的『章回小說』，其實都是許多短篇湊攏來的。這種雜湊的長篇小說的結果，反阻礙了白話短篇小說的發達了。第二，是因為明末清初的文人，很做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說。如虞初新志、虞初續志、聊齋志異等書裏面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比較看來，還該把聊齋志異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聊齋裏面，如續黃梁、胡四相公、青梅、促織、細柳……諸篇，都可稱爲『短篇小說』。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卻都是人情世故，於理想主義

之中，卻帶幾分寫實的性質。這實在是他的長處。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後來，那些學聊齋的小說，更不值得提起了。

三 結論

最近世界文學的趨勢，都是由長趨短，由繁趨簡。——『簡』與『略』不同，故這句話與上文說『由略而詳』的進步，並無衝突。——詩的一方面，所重的在於『寫情短詩』(lyrical poetry 或譯「抒情詩」)像 Homer, Milton, Dante 那些幾十萬字的長篇，幾乎沒有人做了；就有人做，(十九世紀尙多此種)也很少人讀了。戲劇一方面，莎士比亞的戲有時竟長到五齣二十幕(此所指乃 Tragedy 也)後來變到五齣五幕，又漸漸變成三齣三幕；如今最注重的是『獨幕戲』了。小說一方面，自十九世紀中段以來，但丁、海峽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如 Tolstoy 的『戰爭與和平』，竟是絕無而僅有的了。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寫情短詩』、『獨幕劇』、『短篇小說』三項，代表世界文學最近的趨向。這種趨向的原因，不止一種。(一)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若不經濟，只配給那些喫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

詩的方面，所重的在於『寫情短詩』(lyrical poetry) 像 Homer, Milton, Dante 那些幾十萬字的長篇，幾乎沒有人做了；就有人做，(十九世紀尙多此種)也很少人讀了。戲劇一方面，莎士比亞的戲有時竟長到五齣二十幕(此所指乃 Tragedy 也)後來變到五齣五幕，又漸漸變成三齣三幕；如今最注重的是『獨幕戲』了。小說一方面，自十九世紀中段以來，但丁、海峽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如 Tolstoy 的『戰爭與和平』，竟是絕無而僅有的了。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寫情短詩』、『獨幕劇』、『短篇小說』三項，代表世界文學最近的趨向。這種趨向的原因，不止一種。(一)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若不經濟，只配給那些喫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

太們看。不配給那些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看了。(二)文學自身的進步與文學的『經濟』有密切關係。斯賓塞說論文章的方法，千言萬語，只是『經濟』一件事。文學越進步，自然越講求『經濟』的方法。有此兩種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學都趨向這三種『最經濟的』體裁。今日中國的文學，最不講『經濟』。那些古文家，和那『聊齋濫調』的小說家，只會記『某時到某地，遇某人，作某事』的死賬，毫不懂狀物寫情是全靠瑣屑節目的。那些長篇小說家，又只會做那無窮無極，九尾龜（清平書法）一類的小說連體裁布局都（清平書法）不知道不要說文學的經濟了。若要救這兩種大錯，不可不提倡那最經濟的體裁——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說』。

民國七年

短篇小說之哲理 節錄

馬太斯著
華林一譯

真正短篇小說，非小說之短者；較小說篇幅之短者，義實深遠。真正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之分別，全在印象之合一。短篇小說能有合一，長篇小說非能具也。短篇小說常能符合法國古典戲劇中之所謂三一律：一地、一動作是也。短篇小說表現一人物、一事實、一感情，或若干感情而為一時地所引起者。愛倫波謂詩之長者，不得逾百行；逾百行者，必非一詩，或為數首併合而成。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之分別，亦猶是也。短篇小說感應惟一，而長篇小說勢必不能一氣貫注，毫無阻斷。故曰：短篇小說能有完全之感應，合一之印象。而長篇小說不能具也。

實言之，短篇小說非長篇小說中之一章，亦非長篇小說中之一段。其最佳者，自成一篇，完全無缺，不可稍增，亦不可與其餘故事併合而成長篇著作。

凡人之無智巧創造力及使其文簡短之術者，必不能成為短篇小說作家，此可斷言者也。而諸大短篇小說作家皆好空思玄想之人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

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

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

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騶

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

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

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

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

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

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至。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强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禮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個人因可而異其程度之程度

一部名著，可有種種等級的讀者。又一讀者對於一部名著，也因了自己成長的程度，異其瞭解的深淺。文藝鑑賞上的有程度的等差，是很明顯的事了。在程度低的讀者之前，無論如何的高級文藝，也顯不出偉大來。

最幼稚的讀者，大概着眼於作品中所包含的事件；只對於事件有興趣，其他一切不問。村叟在夏夜講三國，講聊齋，講水滸，周圍圍了一大羣的人，談的娓娓而談，聽的傾耳而聽，是這類。都會中人的歡喜看濟公活佛，諸葛亮招親，讚嘆真刀真鎗，真馬上臺，是這類。十餘歲的孩子們歡喜看偵探小說，是這類。世間所流行的甚麼「黑幕」，「現形記」，「奇聞」，「奇案」等類的下劣作品，完全是投合這類人的嗜好的。

這類人大概不能瞭解詩，只能瞭解小說戲劇；因為小說戲劇有事件，而詩則除了敘事詩以外，差不多沒有事件。其實，小說之中沒有事件的，可說儘多。近代自然主義的小說，其事件往往盡屬日常瑣屑，毫無怪異可言。即就劇而論，也有以心理氣分為主，不

重事件的。在這種藝術作品的前面，這類人就無法染指了。

不消說，作品的梗概，原是讀者第一步所當注意的。但如果只以事件為興味的中心，結果將無法問津於高級文藝，而高級文藝在他們眼中，也只成了一本排列事件的帳簿而已。

其次，同情於作中的人物，以作中的人物自居者，也屬於這一類。讀了西廂記，男的便自以為是張君瑞，讀了紅樓夢，女的便自以為是林黛玉，看戲時因為同情於主人公的結果，對於戲中的惡漢，感到憤怒，或者甚至於切齒痛罵，諸如此類，都由於執着事件，以事件為趣味中心的緣故。

較進步的鑑賞法，是耽玩作品的文字，或注意於其音調，或玩味其結構，或鑑賞其表出法。這類的讀者，大概是文人。一個普通讀者，對於一作品，亦往往有因了讀的次數，由事件興味進而達到文字趣味的。紅樓夢中，有不少的好文字，例如第三回敘林黛玉初進賈府與寶玉相見的一段：

「……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

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着面善，心裏倒像是舊相識，恍若遠別重逢一般。」……」

在過去有青埂峯那樣的長歷史，將來有不少糾紛的男女二主人公初會時，男主角公所說的言語之中，要算這樣說法爲最適切的了。這幾句真不失爲好文字。但除了在文字上有慧眼的文人以外，普通的讀者要在第一次讀紅樓夢時，就體會到這幾句的好處，恐是很難得的事。

文字的鑑賞，原不失爲文藝鑑賞的主要部分，至少比事件趣味要勝過一等。但如果僅僅只執着於文字，結果也會陷入錯誤。例如詩是以音調爲主要成分的，從來儘有讀了琅琅適口而內容全然無聊的詩，不，大部分的詩與詞，完全沒有甚麼真正內容的價值，只是把平庸的思想辭類，裝填在一定文字的形式中的東西，換言之，就是靠了音調格律存在的。我們如果執着於音調格律，就會上他們的當。小說不重音律，原不會像詩詞那樣地容易上當，但好的小說，不一定是文字好的。陀斯道夫斯基 (Dostoyevski) 的小說，其文字的拙笨，凡是讀他的小說的人都感到的，可是他在文字背後有着一種偉

大吸引力，能使讀者忍了文字上的不愉快，不中輟地讀下去。左拉的小說，也是在上以冗拙著名的，卻是也總有人喜讀他。

一味以文字爲趣味中心，僅注重乎文藝的外形，結果不是上當，就容易把好的文藝作品，^{物價便宜而滋味也}交臂失之。這是不可不戒的。中國人素重形式，在文藝上，動輒容易發生這樣的毛病，舉一例說，但看坊間的歸方評點史記等類的書，就可知道了。史記論其本身的性質，是歷史，應作歷史去讀，而到了歸方手裏，就只成了講起承轉合的文章，並非闡明前後因果的史書了。從來批評家的評詩，評文，評小說，也都有過重文字形式的傾向。

對於文藝作品，只着眼於事件與文字，都不是充分的好的鑑賞法，那末，我們應該取甚麼方法來鑑賞文藝呢？

文藝是作家的自己表現，在作品背後潛藏着作家的。所謂讀某作家的書，其實就是在讀某作家。好的文藝作品，就是作高雅的情熱，敏慧的美感，真摯的態度等的表現，我們應以作品爲了媒介，逆溯上去，觸着那根本的作家。託爾斯太在其藝術論裏把藝術定義了說。

「一個人先在他自身裏喚起曾經經驗過的感情來，在他自身裏既經喚起，便用諸動作，諸線，諸色，諸聲音，或諸以言語表出的形象來傳這感情，使別人可以經驗同一的感情——這是藝術的活動。」

「藝術是人類活動，其中所包括的是一個人用了某一種外的記號，將他曾經體驗過的種種感情，意識地傳給別人，而且別人被這些感情所動，也來經驗它們。」

感情的傳染，是一切藝術鑑賞的條件，不但文藝如此。大作家在其作品中絞了精髓，提供着勇氣，信仰，美，愛，情熱，憧憬等一切高貴的東西，我們受了這刺激，可以把昏暗的心眼覺醒，滯鈍的感覺加敏，結果因了瞭解作家的心境，能立在和作家相近的程度上，去觀察自然人生。在日常生活中，能用了曾在作品中經歷過的感情與想念，來解釋或享樂。因了耽讀（多集）文藝作品，明識了世相，知道平日自認爲自己特有的短處與長處，方是人生共通的東西，悲觀因以緩和，傲慢亦因以滅除。

好的文藝作品，真是讀者的生命的輪轉機，文藝作品的鑑賞，也要到此境地，才是理想。對於作品，僅以事件趣味或文字趣味爲中心，實不免貽「買櫝還珠」之誥，是對

文藝鑑賞的程度（夏可尊）

五

買櫝還珠，喻去取不當，得見非也。謂當時買珠而後，要樣而不

不起文藝作品的。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見上海漢語世界

試看孔子對於詩的鑑賞理想如此！

我們對於文藝，應把鑑賞的理想，提高了放在這標準上。如果不能到這標準的時
 候，換言之，就是不能從文藝上得着這樣的大恩惠的時候，將怎樣呢？我們不能就說所
 讀的作品無價值。依上所說，我們所讀的，都是高級文藝，是經過了時代的篩子與先輩
 的鑑別的東西，決不會無價值的。這責任大概不在作品本身，實在我們自己。我們應該
 復讀，復讀第一要緊的，還是從種種方面修養自己，從常識上加以努力。舉一例說，哲學
 常識，是與文藝很有關聯的。要想共鳴於李白，多少須知道些道家思想，要想共鳴於王
 維，多少須有些佛學趣味。毫不知道西洋中世紀的思想的，當然不能真瞭解但丁
 (Dante) 的神曲，毫不知道近代世紀末的懷疑思想的，當然不能真瞭解莎士比亞的
 漢默萊德。

與元九書

白居易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所贈答詩僅百首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

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

常欲承答來旨致書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

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就其志以

至於今今俟罪潯陽除盟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

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排之氣思

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天文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

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

與元九書 (白居易)

一 共 五 頁

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寬，深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

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泊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剝矣。

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

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

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

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

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寔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

③三段述自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

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

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耐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蒼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詩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

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

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

者，扼腕矣。聞宿紫閣邨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譽

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

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

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

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

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

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

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卷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人衆耳，迹昇清貫。出

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近來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惡然自媿，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

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

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

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

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

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

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

己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逆窮，理固然也。

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牧，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

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

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

少謂文章
合力時而著
歌石不事而作
伊之若力於此
乃在信得而
亦以詩可感

論如孟浩然、李白、杜牧、陳子昂

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

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

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

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

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

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思此語。大丈夫所守

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

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

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

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

非平生所尙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

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駢鸞鶴，遊蓬瀛。

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祕書律詩，寶七元八絕句，博搜精綴，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

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息矣。

必段述數
月未得新
類滿次屬
多，尚別雅者
尤患其多，已尙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律，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

6. 末以感
繁相思
有念則書，言無詮次。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語言也。微之！知我心哉！
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

繚綾

白居易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縠與紈綺。應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

去年中使宣口勅，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爲雲外秋鴈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製裙，金斗熨波刀剪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

昭陽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直千金。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踏泥無惜心。

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縉與帛。絲細縲多女手疼，札札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6 文選序

蕭統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呂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改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愜，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

③ 詩與雜

詩與雜

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誅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與，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

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

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

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

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

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宣宗

上文選注表

李善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緝景緯以照臨；德載八埏，麗山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故羲繩之前，飛鸞天之浩唱；嫺簧之後，揆叢雲之奧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鍾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盤飴於遙年。虛玄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東駕，煽風流於江左。

爰逮有梁，宏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翠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縣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

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則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執可擬壤崇山，導涓宗海。臣蓬衡叢品，稊散陋姿。汾河委篋，夙非成誦；崇山墜簡，未議澄心。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永日，實味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三餘之暇。弋釣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殺青甫就，輕用上聞。幸帝自珍，絨石知謬。敢有慶於廣內，庶無遺於小說。謹詣闕奉進，伏願鴻慈，曲垂照覽。謹言。

八減句

詩品序

鍾嶸

南朝魏梁人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

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昔南風之詞，卿雲之頌，厥義復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

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

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闡。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

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

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

于時矣。

爾後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

詩品序 (續)

一 共 三 頁

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

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先是郭景純用儻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

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

郭，陵轍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

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

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

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

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躡。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

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

言詩之源
流盤表

親離羣託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嬌闈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籠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

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于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衣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觀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于高明無涉于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耀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游已爲稱首。况

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蝶之今錄，庶周旋于閭里，均之于談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

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縝密，于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牽補衲，靈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于謝客集詩，逢詩

輒取張隴文士，逢文卽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矚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掩撫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耳。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

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旣不被管絃，亦何取于聲律耶？

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言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變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塞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

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

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宴離宴，鮑昭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

燕城賦

鮑照

瀾遮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極以漕渠，軸以崑崙。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

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轄，人駕肩，屢閉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鎰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參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剗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版築雉堞之殷，并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辟若斷岸，轟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頰壤以飛文。觀基局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

澤葵依井，荒葛冒塗。壇羅虺蠹，階鬪鼯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啤雨嘯，昏見晨趨。餓鷹厲吻，寒鷗嚇雛。伏魘藏虎，乳血飡膚。崩榛塞路，崢嶸古墟。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款款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旣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

若夫藻肩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

之玩，皆薰歎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

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覓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銜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愬。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

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躕。繪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攻橫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

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身終夷狄，載

矣哉？骨暴沙磧。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霧霧。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閒。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悵悵心目，寤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

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鑄，用之如泥。

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